松癭集

四

松瘿集序

蓋聞作於聖曰經述於才曰文誕鋪模憲示世作教爲能煌燿敭大黼黻斯世留貽穹宇亦云著述而已矣吾吳稱古奥區聖

門以文學興才所產代不乏肇
造我
明至
憲宗朝文聿丕變原博濟之燁
燁流風聲若慶曆間子威淵茂
蔚有藻章嗣自靡溺罔振鮮加
蹈厲焉余前逢曰現聞先生
韞櫝群籍綸綜憲法上哉愛乎
之作備武粲爛一時天下向風
士爭奮擕者咸繇其所自哉無

何德業未竟寢感而至於逝棺
人其萎憂心瘁容余又被訓最
舊瀏覽金帙悲不能綴一辭寔
惟先生式經以鴻鮮徵聖以成
謀其詔命策檄序述論議歌詠

賦頌書奏箴銘耀三辰於上階
翼五籍於中區固成一代鴻業
而餘言隲著紛敷繁郁又不啻
鷄吐媚鈿樹生翠屑清秘之有
松瘿集也此先生之餘言隲著

也然抱其根源合其英精備其
豐融餙其麗則要不離古初之
質興而裁莊以有體尚左氏遷
史沈雄之氣斥齊梁唐季綺巧
之習葳蕤發於天骨清理出於
淵泉其斯謂德成藝成云迺余
又滋感戚欝於當世夫先生九
德成備含章直方其外也謇諤
其中也博厚就之者謂言斯可
法而冈知行斯可樂斯一憾也

引而之文又仰撮外苻爲春華
榮灼豈識其吉光片羽亦嘗若
十丈松雖有風霜不可凋瘁矣
於乎人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
和若先生者所謂先進於禮樂

松瘿集目次

卷之一
雜著
說詩一
說詩二
說詩三
說詩四
讀家語

讀越絕書吳越春秋
讀荀子
讀列子
讀春秋繁露
讀楊子法言
讀文中子
曲洧舊聞書後
南燼錄書後
南遷錄書後
金佗稡編書後
李文正麓堂詩話書後
關壯繆定本題詞
祭金龍神祠 栢梁體一百韻
耕莘頌
來青頌
臨汝七評

釋饁對
休寧斗山仁壽壩碑銘
中山瘞書銘
方鼎銘
天然硯銘
會試同考文評

目次畢

松瘿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雜著

說詩一

三百篇中閔時憂亂者王風則黍離中谷有蓷兎爰小雅則鴻雁沔水黃鳥正月大東小旻四月苕之華何艸不黃大雅則板蕩桑柔瞻卬召昊莫痛於正月莫婉於大東板則老淚盈眶蕩

則先靈儼赫纏綿沉篤不啻如孝子而憂父母之疾貞婦而悼良人之亾作詩者不知何人繫心宗國迺如此孔子刪詩至此其泣麟歌鳳之悲又當何如乎後之爲臣者疾呼狂叫意氣多而精誠少迨其君不用友不信則被髮入山不勝怨懟之意是所謂硜硜小人其亦不學詩之故矣

說詩二

有直刺而無避者則祈父節彼南山十月之交有婉規而不迫者則雨無正小明民勞有泛指而姑隱其人者則巧言何人斯巷伯青蠅國家顛越皆典兵者秉政者不得其人而又有讒人交媾其間屏王耳目使不聰明此三者皆亂源也然使百爾在位共矢匪躬以襄天步補苴匡贊猶不至束手待斃而栖遲偃仰浮沉取容智貴藏身慮疎謀國故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業以正戒之矣王欲玉汝是用大諫則又動之以主眷而猶恐其漠漠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借鬼神之降鑒以懾其慆心而發其忠悃讀此詩而泄泄如故此其人與師尹祈父何異

說詩三

一人興一人亾此不易至論也然有此一人則必號召黨類張大聲援以爲已羣小人又必以一小人爲宗而靡然從之古今一轍也南山獨刺尹氏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秉國之均四國是維則王之所以訩師之所以空尹氏爲之無疑矣十月章臚舉在位曰皇父曰番曰家伯曰仲允曰聚曰蹶曰楀自外寮以暨內庭無非羣小蟠結而皇父者又爲羣小之魁故五章六章獨申言之至云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凡老成耆碩一人不能容惟同惡相濟之人分

布左右以大快其私而周之國脉從此斬師氏官名所謂楀者疑亦尹氏之屬然是時手握重權妄興土木皆皇父爲之未必與尹氏同時而奸以繼奸亂以仍亂千載而下歎息痛恨於幽厲者亦知有幽厲之臣乎此皆杞檜之臭祖也

說詩四

祭祀之詩自郊廟而外二南則采蘩采蘋小雅則楚茨信南山惟采蘩稱公侯之事非卿大夫以下所敢僭擬采蘋與楚茨南山貴賤可通用也然南山六章其意盡於楚茨首章二章中今紳裾之家多不親農事而亨剝牛羊啓毛取血皆古公卿之祭雖次于王侯而禮物具備若此余每讀詩至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等句及戴記中祭義諸篇徘徊不忍釋手世俗綿蕞之祭皆三獻三侑余不揣每迂闊自喜欲於家廟時祭以采蘋全章爲初獻之侑

借既醉之三章四章五章爲亞獻之侑楚茨之四章五章六章爲卒獻之侑稍以鍾鼓爲之節奏簫管笙磬備設固隹第俗工不能爲雅樂而家之子弟閑習又難惟歌詩則三尺童子能之但得悠揚婉轉即不諧音律亦自可聽采蘋之詩見貴誠而不貴侈其妙尤在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一家之中雖女之少者猶能嚴恪供事況於主饋之冢婦駿奔之子弟乎既醉乃祭畢燕父兄而父兄相答者雖非祭章然頌禱之中有規勉之意且因祭而燕故曰公尸嘉告籩豆靜嘉皆言祭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可以頌祖考亦可以勉後人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惕不虔也家廟無朋友而宗黨之來觀祭者耳目在焉跛倚讙呶其少慎乎君子有孝子所謂是父是子式穀似之者也詩取斷章故中取其二楚茨之踖踖莫莫即有齊之義禮儀卒度即攸攝

之義而式禮莫愆又申言之矣故斷自四章始曰徂賚曰神嗜曰醉止曰聿歸以至使君壽考子孫勿替祝孝嘏慈洩洩融融置身其間而不始於惻愴終於舞蹈者必懵鈍不靈之人也有心靈而祖先之靈在是矣

讀家語

翼論語而行者曰家語讀其書固洙泗語脉也而實與論語異論語之辭簡而其意該其理圓正如文周之易典謨之書寂寥數語而窮天罄地之所不能盡此經體也若夫細細而剖之節節而解之即其意尚有餘于辭而傾瀉者已過半矣此傳體也則家語與戴記所載聖人之言皆是也豈結集論語者皆一時高弟即其弟子之弟子亦皆卓然精詣可以探珠赤水而家語則出於私淑之徒綱羅舊聞而筆之者乎自漢時表章鄭氏王氏皆爲訓解其非妄托無疑而

獨子貢亂齊安曾一事余所深疑而未敢信說田常數語押闔雄耳夫豈仲尼之徒哉若弟子解中夫子言商瞿生五子卒副其言知來如神於茲一驗商爭萍實又無足怪者大雄氏十號一曰正徧知嗚呼可無疑于聖人矣

讀越絕書吳越春秋

越絕之爲絕也其說不一其文則枝連蔓衍推原于九頭而終于更始建武之號又有棘而不可讀讀而懣不可曉者稍喜其用短而能適薄有先秦之致爾趙曄作吳越春秋大都皆越絕之故實而綜之使就於理隹處琅然可誦而其失也爲濫爲靡則東京而下矣至如孔子奉雅樂以奏勾踐勾踐陳炎士而見之此莊生盜跖之屬而兩書並列故凡左國之所未見者俱不可盡信即子貢亂齊破吳一事余猶疑之獨蘆中擊絮相傳日久薛燭風湖亹亹足聽雖史而

稗亦好古者所不廢也

又

越絶書有跋云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述暢子胥以喻來今楊用修讀之曰此其人名已見於跋以去爲姓得衣乃成表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康也以口爲姓承之以天吳字也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平也葢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袁康於東漢初客寓于越爲此書未及布而康卒至東漢末越人吳平始爲屬文定辭附益以勾踐種蠡行事東漢人好爲隱語如此袁康字文衍臨淮人吳平字君高會稽人皆博學見王充論衡

讀荀子

荀卿書多微言與旨而大要推本儒術其勸學

修身儒效等篇擇其精醒雜之戴記家語中無辨也其爲戴記所據實者最多禮樂諸論半入經籍余嚮者讀禮記三年問廻環反覆涕泗交隕謂非至人不能道乃全出荀子不詧者反疑荀子襲禮記夫禮記賴漢儒補綴成書而荀卿生於戰國其遊學於齊從騶衍淳于之徒舌辨相高非洙泗之傳也何襲焉獨其尊孔氏而埒於子弓斥游夏爲賤儒詆訶子思孟軻以爲聞見雜博而其獲罪天下萬世者尤在性惡一論性惡之旨本於告子而暢言之其意亦欲彰古聖人輔世立教之功乃詘天以伸人不知非荄不葩非汜不濬鵠白烏玄可如黝堊變亂其質哉葢習聞淳于諸子之說敢于抨擊孟氏其於儒術又曙末而瞇本遂至譸張亡忌以胎李斯之禍而不可救千古昭明性學以孟氏稱元功卿不得不爲戎首矣其文詞多婀娜嫺嫵可愛

自成篇法小恨綿弱耳亦逞逞得精摯語至於雲蠶諸小賦眞屈宋之亞而江鮑之鼻祖也讀書者不以辭害志亦不可以志害辭各有取爾矣丁卯五月廿三日雨窗書于靜君軒

讀列子

佛法自東漢入中國去列子時尚數百年而列子書中隱隱自逗其曰西方之人有聖者至推而加之於五帝三皇之上尊佛者也亦尊孔子者也言出於孔子而西方之聖始尊何其善於翊戴也南古莽北阜洛東輙沐西儀渠四洲之籬畔歟清都之居壺領之山兜率之外院而寶所之化城歟其夢華胥也曰弇州西髣髴樂邦淨域歟至若乘空如實寢虛如床幾於十八變矣地文天壤類禪觀也老成子之學幻禦寇之學御風修神通也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起怪與妖熒惑於人大乘所厭薄弗屑也耳視而目

聽六根一源也種種皆佛理也其淺者曰天不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以正旦放生爲有恩而又曰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慈憫哉大都六經語孟之書其微者皆寄印佛心而其跡不彰老子與儒釋有鼎峙之勢乃識者以爲此書于老氏則爲守其郛廓于佛學則爲開其渾沌稱蒙莊雁行則理遜其渟泓也詞讓其詭譎也作摩騰法蘭之前驅則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厥功懋矣若其爲眞禦寇書與非禦寇書也吾烏乎辨之張處度曰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是善讀列子者五月廿六日積雨杜門幽蘭散馥展卷飜覆題此數語

讀春秋繁露

董廣川以治春秋爲博士故所著書以春秋繁露名考其書自五卷以前皆說經六卷後搜玄摘微自成一家言而天道陰陽五行之旨居其

半不詹詹附離經義也豈解經一書立言又一書後之人綴而爲一與其解經也屬詞連類從橫離合擊斷類公羊而公羊以叙述兼律令故顓于一事董則考班按部一叩百應或冥契不足而貫穿有餘至於立言尤能澄汰華膜抽抉神髓語及天人之際眞可令鴻蒙獻形鬼神愁泣矣賢良三策故是金華殿中語漢廷君臣孰能測其玄奥乎命名繁露謂晁之所喜也有聯貫之象吾正謂其溥溥淅歷霏微傾瀉欲斷不斷似連非連名肖其文無如此書惜哉正誼明道爲鄒魯干城而論性數條猶半拾蘭陵諸子之毒涎也其文情微有類荀子但荀多汎舉董有顓攻荀或漫漶董峻削耳其層見複出者裁可也其字句之舛而佚者畧可也讀秦漢以前之書正不必字譯而句守之也

讀楊子法言

子雲之辭多艱窒非好爲艱窒也以文其不足也凡堅其膜挫其響而後出之者理將枯矣瀠滴如莊梟杰如管劉鏤如韓非析之毒如也味之竄如也盤庚大誥諸篇匪不聱牙棘喉然其思深而會文綿邈若夫褒衣所習談弱觚所習摛而務爲顛譎激壯以取新而角奇文章之道從此卑矣法言十卷其瑰詞精義可縷而數也周羊秦狼方斧方肉之類質言如此烏得不文以艱窒哉子雲淺人也而附於儒十篇之亂歸美漢公千載而下當以玄文掩面尚喙言淵騫矣异哉今日何讀其書者之多也丁卯六月三日書

讀文中子

生今之世而呰毀古人辠也至於文中子有不敢睠心附和者聖人也人而饒爲之即聖矣而聞名心瞿廩然愧弗克負荷如孔子之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倜然孔子自命無作詞無廉色其爲書也字彷而句摹之因取一不永年之董常以配顏淵如李靖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之屬森然四科也有唐佐命元臣靡不預函丈乃諸公所爲紹明其師之學而張大之者又何閒寂不少槩見也其詞章膚華而已矣其於理也濾滓而已矣隋唐之閒其文侈以豔以此爲返於噩噩乎吾恐其爲村究之布襦也夫其弱而腐也猶可言也新莽之金縢宇文之周官敢於僭擬而無嫌也不可言也每至其自命吾爲之肉戰焉噦逆焉且疑以爲非文中子書也有是書厥弟無功當以覆酒譏矣恐是後世迂老生所爲而上誣文中者

曲洧舊聞書後

余以萬曆丁未年館溧水衙齋見朱弁曲洧舊聞去今十九年忘其爲已刻書亦忘其在陳眉

公秘笈中也近有一書賈以抄本來余喜而售之正簡閱間而眉公適以弔先慈喪至語次出此書知其所已刻者不勝慚媿眉公歷言作書者本末腹笥所藏殆若數計余之健忘若此尚堪作奴邪弁字少張徽州人早歲飄泊京洛晁以道爲學官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啟謝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星命之術遊公卿間授閤門宣贊舍人副王倫出使被拘因倫歸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氷天酉匈奴十九年南歸直祕閣主佑神觀以終朱元晦以族人爲作狀而尤延之作誌銘塋西湖上所著尚有聘遊及輶軒倡和集王明清揮麈錄述其詳而謂此書多出於晁氏之言亦宋人稗官中之選也眉公又言秘笈非其手定弁識於此售書并晤眉公爲乙丑九月十二先府

君忌辰

南燼錄書後

此宋辛棄疾所著徽欽北狩事也中載二帝受胡虜蹂踐幾同犬豕及困辱二后無復人理宮嬪貴主盡爲虜婦慘不可言懷愍行酒又何足道哉此千古中華之辱豈獨黃袍點簡含羞地下獨疑間關流離侍從星散棄疾者又從何處錄之豈監守阿計替之類習睹其狀而憐之或傳語華人而朱弁洪皓輩久留虜中盡得其詳邪讀此等書不獨氣沮兼爲神傷寒夜篝燈覺悲風颯颯入我座右其書又名竊憤錄

南遷錄書後

金著作郎張師顏所著南遷錄蓋紀金宣宗爲蒙古所迫自燕京遷汴事也自世宗耽于女謁貽謀不臧內亂外侮相繼而起以至播遷不足興悼余所傷者秦王允殖妃趙氏有殊色宮禁

事秘外傳頗醜則降授南宮千牛楷之幼女也
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哀王者宋徽
宗也趙家子女淪辱腥羶至此又有鄭昭儀善
舞雙勃脫者則鄭居中曾孫女也其他衣冠之
家可知已瀏覽低迴使人悽惻章宗以太孫踐
祚見昭儀悅之改姓鄧號宸妃祖孫聚麀無復
人理軍國之事悉爲其擁蔽迄於覆敗其臣完
顏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

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比弑逆相仍北兵入
寇賴燕都城乃忠獻王幹離不所築於內城外
築四城城各三里樓櫓池塹如邊城北兵百計
攻之至大城已破太廟爲馬廐而六輪車硫黃
乾梯沸油熱糞憑內城相持北兵終無如之何
雖烏陵用章完顏律明輩方略孔多然層城之
功大矣葛安民言忠獻王佐太宗滅遼平宋以
龍朔上國爲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爲北

畿以河北爲東畿故於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爲北京以黃龍爲上京以中山府爲南路應接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何其慮之長圖之審也金主追憶其功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羅兵革殆將百年內外華盛至是焚燬無遺向非忠獻王有成規國不立矣釀厥釁者皆以爲桃席之妖等於龍漦厭弧乃鄧宸妃指內侍俞琬而言曰宣和帝之亡不緣艮嶽乃用童貫梁師成耳旨哉斯言恐無以塞其口又南遷議起紛紜築舍郭藥師颺言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分黨與彼豈能有意家國嗚呼千古而下讀此等語尚爲怦怦杵膺哉丙寅十月十九日燈下書

金佗稡編書後

此宋岳武穆王孫奉議郎孫珂所輯稡五編爲一一宸翰二行實三家集四籲天辨誣五天定

錄也名金佗者取漢制佩章之義夫忠義之士以寃死者武穆爲甚千古上下莫不欲剸刃於逆檜之腹而張俊之罪實不在檜下俊在紹興時亦一戰將曾薦武穆于朝視檜之身在宋室而心爲虜用者故不同祗因武穆功名日盛寵貴躐其上積不能平雖曲意事之不解淮西之役俊借匱糧逗留疑武穆泄其情反借此相傾遂以救韓世忠搆武穆於檜檜知俊貪可誘許

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俊因自歸於檜而王鵬兒之事起矣王俊誣張憲事微獨俊也非太尉不可即張浚不無斷斷至欲捃摭其過使張宗元監其軍功名之際易起憎軋其釁又不開於異類而開於同類今古覆轍往往如此覽之使人猛省至於造膝面對欲正資宗之名此豈大將所宜言武穆固精忠苦處危疑之道亦未盡晰也然當時典獄者至兩月茫無緒端檜一日自都堂出

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柟以爪畫其皮幾盡良久乃手書小紙付獄吏當時殺一孤臣猶若是沉筭邪乃其後漸成蹋蟻掐蚤矣

又書

珂之父霖漕河北武昌百姓知爲武穆子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不復北來矣問其夫何在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人若此視管仲之伯氏孔明之劉巴更難乃後有襄三木赴廷讞而死礫亂投者其於殺之不忍何如也

李文正麓堂詩話書後

丙寅八月過繼明二兄處得麓堂詩話抄本一帙蓋先曾祖所貽也其字之工整者爲曾祖手筆稍潦草者不知何人所抄李長沙詩以勻穩爲主其所爲古樂府弇州譏其類小學史斷迺其談詩頗津津是時詞林諸公多以詩爲事卷

中所載如彭民望謝方石輩相與抨彈甚切讀之猶想見前輩風致又言壬辰春闈向考官彭敷五誦原博詩成獨立到斜陽之句言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果得原博爲第一亦佳話也長沙相業人多訾之迺其處事圓敏又有憐才之心于逆瑾時多保全善類近日福清公頗近之福清詩文亦庶幾步武長沙但長沙能推敲以就模範而福清多出之率易則後先人之不相及也長沙知吳文定福清知吾舅文起更覺交相輝映爲兩公增氣色耳

關壯繆定本題詞

自古忠義之士亦多矣忠而謀勇則爲廉頗李牧忠而成功則爲郭汾陽李西平忠而無成則爲諸葛武侯宗觀文忠而蒙難則爲顏常山爲張睢陽爲岳少保皆燁燁於青史而寂寂於愚賤之口獨至於關壯繆則自販夫走卒兒童婦

媪上而千古之諂辟一代之興王爭先而尸之
祝之廟貌之褒美之甚而王之帝之聖之吾不
得其解也即曰有稗史有傳奇有耳語耳訛承
訛俚鄙不足稽之談浸灌於人之肺腑而不可
瀏浣則說者何嘗不與張桓侯同稱此何赫濯
彼何澹漠也或云桓侯武侯各自聖於其地終
不若壯繆之浹遠近而亘古今也吾愈不得其
解也記云神也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不聰明
則冥瞶烏知善淫然聰明而不正直正直而不
壹則回互欹側人得以熒裔其聆蠻而不足靈
且毋論逖聽遐矚爲下民作綱維也就其生前
微有回互欹側則必文緻其美而匿其醜飾其
所長而使人莫闚其所短忮者矯而讓褊者襲
而寬其閃忽藏露之態純是宇內之陰氣則皆
死氣也人之生也直不直者死之徒生而死矣
寧死而生乎壯繆之見辱于操也他人感其禮

遇必委心焉否者且結嗉絕粒以死而壯繆不然一飯之德必報終身之誼弗易也刺良而歸封其所賜致書拜辭何光明磊落也馬超來奔孔明心知其護前拜前將軍羞與老兵同列費詩得而說之心曲中事蕩蕩然落落然不獨可與孔明見亦可與費詩輩見也愈忮愈陽愈褊愈平也日月之食良玉之斑曉然與天下共質之豈若柴柵其內面蓋其外效鼠輩喔咿囁嚅

哉絕孫權惡糜芳口如其胸行如其口灝氣可以貫白虹而囈語可以通碧落直之至神之道也嬰兒順之則喜拂之則怒無造適無獻笑有時乎匍匐入井而不自知古之至人與嬰兒同體抱天地之大樸而無少刓其壯繆之謂與至若天台智者當陽清溪一事舍覆舟山奉師安禪神運鬼工棟宇煥麗師即秉爐受以五戒是不特外護金湯亦且爲新發意菩薩以天大將

軍身得度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矣今之明神載在祀典者嶽瀆而外惟神爲正非直道之挺持則宏誓之所攝受戴君而刻此書也豈獨媿夫淫濫其有昭對之思乎吾于此占其人焉

祭金龍神詞 栢梁體一百韻 有序

天啓壬戌冬史氏姚希孟將毋而南行過泖河有膠舟之患禱于金龍大王爲文以祭妥意百川吐納神龍得主之遂以神爲龍神言金龍者或西方色也踰一年見南濤朱平涵相國所著湧幢小品載神事甚悉神姓謝諱緒晉太傅安裔生宋季以戚畹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飢捐貲活人甚衆元兵入臨安虜太后少主去神憤惋赴江死屍僵不壞鄉人異而瘞之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傳爻德與元左丞

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　成祖鑿會通渠舟過洪者禱輒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中潘司空季馴以漕河塞控于神語稍倨有掾史過洪者神示夢讓司空并扑掾史而預以河通之日告相國與司空同里言當不謬其存歿顛末亦必有據嚮者妄以靈族相擬則不學之過矣踰二年舟過祠下復以一少牢致祭而申之詞曰

混茫劃破分兩儀日星河漢相昭垂弼輔天帝先乘箕誰與川后閑地維黃流沸出銀河湄奔騰赴海穿郊圻黿鼉鼓鬣分東西波臣隊隊迎靈妃泙洶溯洄洪濤吹宛如萬馬空中馳狂飆拔地風伯痴危檣欲舞蓬欲飛滿舷膽裂聲悲嘶相對面面如死灰倉皇一似東門斯又若秦庭賦無衣玉腰金肘安所施赳赳扛鼎稱健兒

到此拳踡成縛鷄惟有達人稍委蛇謝公泛海
猶水嬉管寧有過心自知科頭晏起皆非宜有
時廻柁旋淤泥流沙墳起驚舟師篙檝弱似枯
楊枝三日五日舲不濡誰將錦纜攀長堤愚公
井上不得移衆口如同一口齊急呼大王聲相
隨紙錢亂擲飄雲旗願共刲羊及屠豨惟神髣
髴能鑒之一呼一轉行如坻陽侯拱手開前衢
老蛟戢喙長鯨披片颿仍掛蓬囪推遊儵浴鷺

雙依依平川落日蒸晴暉悠揚欵乃疑塤篪以
此賢愚共嗟咨巫風相率陳壇壝坎其擊鼓舞
儵儵鸞刀既奏傾井醴我因佚史探靈奇知神
灝氣騰虹霓雙龍血濺崖山磯踊身南向鮫人
居矢將七尺肩民彝屈徒伍相相扶携素車白
馬喧鼓鼙濟漯直下通淮淝銀濤湧出光陸離
烈烈生氣橫鬚眉齎志誓欲吞胡夷排閶叫天
天亦欷眞人應運黃鉞揮役使虎豹驅熊羆勾

陳太乙隨鞭笞君於此際張神威欃槍迅掃旄
頭摧神異昭昭衆目闕舳艫卸尾軍國粢千倉
萬箱憑護持廟食美報非無稽威靈直使太華
低藥師未許輕恣睢從來正直號神祇忠孝爲
骨仁爲基上帝博臨置有司豈容聽濫紿群迷
人世狐假紛相擠沐猴冠蓋爭雄雌　皇靈反
作竊美資民膏吮盡如豺鴟筐篋薑蓋羅堦墀
如以血食供山魈人聽反高天聽卑岳瀆主者

恒無私曾分蒼璧受玄圭彰威布德皆天機堪
笑衆人咸蚩蚩禱神不知神是誰若將祭賽徼
寵綏何異望歲操豚蹄我茲來往行邁遲小小
迂滯消驚疑板輿順適同荆扉晝船蕭鼓月照
幃中宵跼蹐思　皇慈竊祿乘傳曾何裨六年
史職編摩虧應有神明責素尸香焚一瓣酒一
巵攬衣褒拜瞻靈祠煌煌大節知者希當年猶
媿空攄詞徵文考獻允若茲豐碑不獨宣房詩

耕莘頌爲鄭司徒玄岳題卷

戴笠披簑課晴量雨徂隰徂畛老農而已玄感風雲披地而起東帛加璧賁望道里誰爲媒之莫知所以天邪人邪如携如取暨及嗣王旁求巖嶼待夢而開風斯後矣煌煌　聖明智勇堪擬小球大球未集堦戺元首明哉股肱待舉招隱蒿萊道遠匪邇君子來朝路車是予尚書履聲宛同凡凡縶之維之何必三使詞臣作頌爰告　天子

來青頌 有序

吳夫子茲翁理雲間課最謌功述德之章高可庋屋矣希孟受知最深能無效一言然以道政蹟則吏民之嘔唫具在烏庸喋喋惟是函丈周旋披覿滋久竊覩其德輝道韻如嵐之光山之色空翠欲流而霏微杳靄可望而不可攀然擬

之後言又一詞莫贊也昏楊維禎有詩
云青山似鳳來雲間故雲間舊蹟有以
來青署題而燕山亦有之我師去雲間
入帝都行有日矣因以命篇

粤有圜輿旋圖紫蒼疏圃增城間以沙棠斑螭
吼風文虹掣光霞馭飈輪金支翠裳卷此晶輝
西流豫章吳楚聯區軫翼交芒五老浮湖兩孤
凌滄黃爐下蒸碧落垂祥出必撫世肇生乃邦
系本延陵澤流瀰長代挺偉公頂趾可望譬彼
崇阿伏翔低昂百步一丘十里一岡以發崧高
以聳恒常嶽之降神如申如甫我儀至人莫之
敢伍爰叩所藏琳琅玉府蘂芨千函瑶篇萬譜
東壁在天照臨下土爰叩斯量亦容亦溥扈冶
兼儲隩區爲藪物生其間含苞競吐爰其潔矣
纖塵不飛積雪盈岑皎月當磯謖謖長風深林
翠微爰其明矣天鏡在胸孚尹呈輝含漿射空

羃以休光中通外融獨有澄湛罕覩其質雨過
峰明秋深氣碧翡翠從雲空青破石合於太虛
蒼蒼之色挾此清淑摩騰赤霄謁帝彤庭彩筆
掞彯宜領群真大羅逍遥玉几含香將節登朝
何以荆榛能棲九苞帝曰欽哉聊用試之舜舉
庭堅亦爲士師允矣君子邦直是司雉羅可開
猴冠必褫際紛爲銛遇結爲觿燭冥爲鑑隨方
爲規惟此水心皎焉自知烏嘑吏散松陰滿墀

有琴弗絃有酒未醽拄板支頤爽氣在西澤國
茫茫泝水鬟鬟九峰在望高不踰蓋我行其坰
浮青如黛特秀干旻菁蔥接睞其兆維何德星
斯在瞻依德星宛如東山衮衣將歸莫之敢攀
既渙其音天書寵頒念我良士弼教既閑何以
報之僊都上班桃李含葩得化迺舒融融日暅
溥溥露滋菀彼枯矣誰之德與蹊本志言豈言
盡書繪天罔功窮玄莫施托寄來青清風穆如

臨汝七評

吳夫子茲翁之行也希孟欲操一言送之爲文文不能縷也爲詩詩不能達也且有感憤之深秉焉有托寄之微旨焉作臨汝七評者先生梓里名也皐里生皐伯通里中人也

臨汝先生奉徵書將與内外諸執事之課最者膺不次擢又須有後命因得休沐歸故里於是去五茸越三泖桂檝蕩風蘭橈泛月驪駒之曲未闋而僊舟不可復繫矣其弟子皐里生追而送之於語兒之鄉聖湖之濱賓從既散摳衣而前曰弟子願有請也弟子以經術得幸於先生有年矣若使桃溪罔裨實用竹箭徒爲美觀大無當於棟楹之林細不成其簇栝之利異日者將貽師門羞蒙有愬焉夫簦屩而高語軒裳之務世之所詬集也然嬰兒未孩授之弧矢不

笑其父之迂深閨之女足不下堂至若供祭祀
冪酒漿亦慈母之所諄諄而必以教也敢問先
生之所以理郡者而及於理天下先生曰嘻是
何見之晚余之從事於此亦既殫厥心上徼
天子明惠下者幸是非之不大抵青蠅在棘不能
一矢相加遺今弛於負擔而此心猶怦怦焉有
何道闕以復子無已子姑就余之理郡耳目所
覩記者爲陳其崖略何是何非何拂何宜何戾
之階何進之梯余將自爲之評
皐里生曰靈均之潔芬同蓋蘭使君之清淨於
潭水在素封猶或難之況起家儒素者乎若夫
朝飲澱湖之溪暮采橫雲之蕨楚楚棣棣耻爲
貧窶之容佼佼錚錚首嚴蓋蓋之戒冬裘夏葛
豈吳綾之在笥糝藿羹菲腮鱸而未飽毋當
守令之闕力辭居攝之權人謂其畏簿書烏知
其遠贖羨也僅通半刺而堅謝篚筐揮去雙南

殆嫉如糞穢雖見郤者疑其遠已或同事者恚其相形而暮夜稍爲風清貪墨於焉色沮此非理郡之一端乎先生曰是官之首箴也即非人所喜可無大咎

羣里生曰吾聞春風煦而庶彙忻秋氣冽而萬物恐理官法曹也於令爲秋其體震肅高出郡牧之上其人亦多嚴冷自持所從來矣若夫樂易近人謙光下士吟粲花之論者若醉以名醪

覿温玉之容者輒渙如春雪晏晏談笑每托於艮朋嗃嗃譙呵亦罕行於胥隸至若鳥嚶花謝絳帳高褰鶴唳庭空子衿入座行卷滿牙籤之架經言盈帶艸之除莫不仰借齒牙志存獎與而低昂不爽高下在心誘之以温顏策之以後効遂使騄耳聲高於孫氏青萍價重於風胡慶鬷蔑之升階誇彭宣兮入室此非彼都人士終不可諼者乎先生曰斯言有當矣猶未悉近

事夫以五載之誼而幾不能勝匹士之懟甚矣物之難調也雖然吾任吾真豈以市一世驩者皐里生曰夫經術者政事之原本而俗吏者儒林之蟊賊也訊諜旁午則高閣以庋詩書磬折勤渠輙抽編以代欹枕莫辨古人之姓字罔稽陳蹟之興亡觸耳茫然垂頭莫應瀹詘不已皆營營苟苟之談俚褻雜陳鮮魚魚雅雅之致豈特舌本閑强真覺面目堪憎而有搜討瑯環婆娑宛委怒以讀而改喜饑得卷而忘餐雞唱蟾沉不去幼安之榻鳥書蝌迹同歸邊子之笥此白屋經生青藜仙史所不能而何有於身嬰吏事手決爰書者哉然曹曾書倉守素肉譜是皆亨陳人之芻狗拾先代之糟醨至若博綜故聞緣飾政治今日成不疑之案每折獄而引經它季効匡鼎之忠必陳詩而托喻揚扢國典黼粉帝裳皆其緒耳夫　昭代之不右文與士大夫

之不嗜古小子不敏有怒於懷久矣非悲夫大雅之不作而嘆夫盛治之不光也振而起之是在先生虖先生曰是吾好也願子他日毋忘此言

皐里生曰詩不云乎勞人草草士受命爲郡邑吏風塵折腰泥涂蹴蹠良亦有之然出入殿呵左右森立環而睨其意色者以百計又環而奉其指戲者亦以百計不甚勞也唯理官之爲官也旁委踰於崇屬而客處浮於自公繡斧紛綸轎軒絡繹事居送迓交馳在數百里之中壹後跋前竭蹷皆上大夫之事倚桅窗以定案據颿底爲衙齋海渚江濬豈是鴟夷之宅烟檣雨艇有同志和之踪或受赫曦或衝淫潦或戴積雪或破層氷而能千卷爲糧一尊作伴忘機則鷺鷗可狎會心覺魚鳥來親泠泠御列子之風栩栩等莊生之樂至若淘濤駭浪每原陸以興波

然槁木虛舟任浮沈而自得此非其處劇能間
遇動而止者乎先生曰勞非予所習也勞忘勞
尤非予所習也然業已習而安矣更言其次
皐里生曰夫鬼至重也重瞳舉之山至靜也祖
龍驅之力之所移誰爲堅者若夫將軍言而俠
客死貴主怒而蒼頭執此皆情由宸決法自上
裁故炙手者蕩爲冷風吞舟者化爲涸轍耳至
於重人援頰朝貴搥脣此則輸金穴之藏彼遂
發聊城之矢或百足競走廣至將徧於諸侯或
九尾乘埤舟藏終歸於大力當此時也雖丹書
映日先怯含沙鐵筆搥霜有如當轍而能使居
間罕効請托稀行平反奉
高帝之靈出入問通都之口蔑論魂遊刀鋸明冥
期安下至事屬鍰笞寬嚴惟法在士師之職固
爾即君子之愛宜然衆彥升公期作枌榆之福
明德在野祇求德義之規夫長鬚不上於韓堂

磨鏡罕登於陳榻固比比可稱而先生猶欲厲其餘也先生曰子失言矣國有賢者而能起袁安於雪中醉陶潛於籬下此亦守土之責也余媿未能且有先之者若夫執而膠也鍥而入於不情也則吾豈敢亦毋爲居官者願

皐里生曰蘿借松而附蟻得穴而宮物固有之人何不然維仕術之多岐匪纖趨而曷致言其險固則靈威所不能入也蠶叢所不能鑿也遊其窾郤則跛鱉可狎而遊也羶羊可躍而升也必竿牘捷於羽書而苞苴溢於成賦球琳貢輦如單絲而投貪餌之淵琛異闐殷猶一丸而封亂鳴之口猶謂賄交有盡聲氣旁通爭躍距而先鳴慮處囊之不見乃有夷然不屑寂若寡營庭絕懸魚巳之承筐之好書裁繡虎耻爲自炫之章遂至赫蹏鮮及都門根蒂罕通要路九皐之鶴固振响於清霄百尺之桐竟孤生於嶧岫

挹其和靄之度則五尺之童可親而覈其落穆之真則三公之貴弗易此先生之品乎先生曰子言之吾弗能諱也然吾之守此道也雖弗求前幾於郤行矣

皐里生曰若仕人之鬬捷則庚有異者請終言之夫黨與衡決莫此爲甚較之唐宋倍爲惜傷固有筮仕方新修途足展而莘玄黃之未已鷴雌雄於局中或誓前驅或甘後勁罔親劒楯先投幕府之名未入軍行已偏劉氏之袒利秦城則楚懷絕齊逾甚圖魏將則樂羊食子而甘有一人焉不親不疎無田無黨遂使悠悠之口詆鄭當時爲轅下甚者眈眈之目置郭有道於甘陵而稱鳧指鳬由人蒼狗白衣莫辨可謂特立不倚獨復亡朋者哉近者以一國之譁亂四方之聽山崩鍾應海沸川騰而旣恨蕈門圭竇之憑陵又傷璧水芹宮之寃濫凡經屢訊終屬兩

全葢以正中爲德以持平爲運此先生所自許也理天下亦如是虖先生曰吾志也夫儼然鬚眉而冠紳被之若没入汨出與波偕逝雖有它長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且人事多改換而置身無特操乍洛乍蜀或荆或温將何適之從弟了其識之於是退而書之於策佩以終身

釋饁對

郡伯陳公三載報最同事者旅賀矣而希孟私悰未寫也昨歲毋氏惠徼旌典于旄式閭聿觀厥成且殷懃慰藉希孟有知已之感焉爰拾輿誦作釋饁對

辰巳之歲飛蝗四起昭瀆以西禾穟如剪至姑胥廻翔不下薨薨而去之或集於茅菅狀如雉經殲焉日在柳昏火中雨澤詈期禱于群望浹旬而霖雨澍迺亦有秋或饁于野者樂其薿薿也依其士問曰茲歲之告成蟲之不爲灾山川

鬼神之靈與際我邦君大夫實有異政馨聞上天以芘我蒸民與其農夫釋餧而對曰吾何知中壽吾既老于農矣昨輸租自公周遊闤闠中驅呼辟人隱身眡之朱轓驪駕赫然若神也詢之則吾守公陳侯巳而傳于市曰惟吾守公人而神者也微守公則螟螣害稼而旱魃乘之爲虐且微守公則害不止螟螣而虐亦不止魃議于挍又然流傳自薦紳先生之口則又然吾蕘而無徵也歸而質之西鄰西鄰方鬻子以飽雀鼠而拊膺慟曰恨不見吾守公又質之東家東家之槖不知所自罄矣家人環嚮而思籲公如籲天也因相與臚指守公治狀言某某事惠顧惸獨而惸獨更生也某某事力捍彊禦彊禦摇手莫可誰何村社既集酒後嗚嗚野人不識避忌各列所聞或曰守公之律巳如貞蔆氷雪皎然或言其字氓如撫赤子於筐篚之上哺糜而

復授之餳也村之教授者頗習於掌故家以爲吳有名刺史三今守公具美焉所食惟吳水若攸撿挍吳兒而先示人以不可測若邵掃地焚香而坐若應物也方旱蝗之將萌也吏民用故事請爭以故事應强一詣雩宗視巫尫爲戲守公搏顙叩大神頑乎其至也黝衣革帶顏色稱其服羸老扶杖往觀望之泣下謂守公精於禜禱烏知其坐春申堂披決案牘輕重慮囚庭無冤獄苞匭遠徙風清弊肅則守公之禱久矣今方爲一郡表率它年牧九州或表率天下請用螟螣及旱魃爲例凡鋭喙決吻攫網援簪之類而傳翼飛者毋近吾四履煽炙手之威焚林竭澤而不顧其滌滌者期與三日更始夫山川鬼神惟奉若寧侯如干陬焉有不若於令者神僇之如茅菅間物矣若曰是神之力也則名山大川名神名祀何國蔑有而水旱凶灾所在見告

夫婦相跗藉飽烏鳶而蓐螻螘不者烏獸竄耳今載筐及筥使我賚然獲飽也翳惟我公何以報我公則惟有公堂無彊之頌

休寧斗山仁壽壩碑銘

壩之名古與古未之起也其制昉于畢厓如堂牆曰畢也型則重厓重厓岸也岸相埴則川溪茲闢而欲闔以束濫泉使吐水疾而瀵遠也其義取諸墳墳大防也水受防輒怒土埶集而水弗勝則弭回茲導之使往弗弭也人所爲曰潏其聚廬也如洲渚若梁弗陟關弗閉有潏之經營誰與攸處是非以一家利也以一方利嶶郡之休寧有斗山焉遠帶層岡若頫若檍亘而偃峙者獅伏之山也一凹一凸行列低昂則羅山鰍山珠坑之注麥坦之丘黃浦之錯關也水出燕澗入于清溪滙于劒潭淙淙碧流合成巨浸澗陵爲天塹輔以隩隈玦者規之斷者綆之其

築登登奠水于兩山之間猶峽也其崇也如金城則堨攘會源昔人所締構也陽侯播虐溯春薄擊坤后弗寧氣以潰越福所弗鍾六極洊至群生矇昏呼天而罔測其故鄰川程君盱衡太息嘆枌榆之蕾落感菁莪之茸蕿與厥配黃媼舉案投箸者數矣旃蒙單閼之歲媼躋耆年諸子志寧輩將陳觴于庭蹙而揮曰佘曹知壽一人何如壽一鄉虖自堰傾汧決水若犇蹏嚙石嚙土潰而出者決地脉挈而趨者盜元氣鄉之興衰於是焉在且先子有遺志弗可替也志寧唯唯諏吉得閏八月庚午僝工率作西對石牛東抵鰍山去珠坑之石梁百三十餘步辭迅湍依安瀾厥基迺立荷鏇提業者日役七十餘人水不得磨土汎如楊舟將沉泝而瘞之越日西厓之跗見因潬壅上流導水東小注澮大注瀆桔槔佐之越十有四日中流跗見鰍山之潭多

礐焉其蹲若獸也齒齒者爲礉伏于渾介于湄蒐之成埒決水門出淆丘下注于川水獲所聚日南至東厓之跗亦見東沉西升培之漸底于平始于因高故就西東差殺焉下跗依石壁上跗距入于沙丈有奇其上也搆松衡渡以要之橫分七倉礱石爲脊從脊上距丈七尺下距三丈五尺東西相抵十有六丈二尺參之爲峽峽坎九寸衡九尺有五寸西首昂出于東尺有八寸東出于峽五寸東厓之下有氾中有磐石色近巖驅而之氾可以夷坎是役也大都因材于石至於相水之宜眠其衝折爲倉爲渠晰哉志寧之論桑欽氏弗能過也積理而堅疏理而柔合於陰陽之旨微獨治水厥工五越月迺成迄今九年土膏穫厚熯澇胥恃民用阜士用蒸蔚鄉之人萃而嘆曰能壽吾鄉仁者之事也以是名壩靡忝於是志寧走史氏乞銘焉銘曰

薄厚震動水汩土浮迺濬迺排敷爲埒丘上洒
下濬坊厥潰流邵父南陽石門始挈宇文九堰
曲月如鈎演爲民用隩宅孔賙六府肇興阜其
財求我閒海陽連峯抱陬鬱鬱盤盤如鍪如韝
支流並沛滙則沸愁斗山之離百泉所趨縣出
反入聲騰若颶蕩我景風蝕我沃洲豈無崇堤
氾決成湫斫斲可施厥工罔鳩爰有遺蔆志北
憂周春酒罷酌白雲停謳毋念未亡而隤貽謀

斥其籯金以庀畚鍬爰眡爰測爰諮爰諏鑿山
山移捲土土衰巨靈馳驅馮夷于陬蛟鼉徙宮
螺蚌吹漚水泄迺瀦地靜始悠環廻璧合瑞氣
糾繆皇極蕩平布德優優草莽有臣華胥同遊
仁戴堯天壽演箕疇緊曰毋訓仰成大猷殫厥
消塵囷淳岳嵩史氏颺言聲施千秋

丁未讀書中山署中所携經書義二萬餘
篇次第遴集存其二十之一其棄者埋

之東南隅而殉以銘

伊何爲者象祁連中有駢枝千萬言吮毫濡墨
刳心肝鏤成楮葉都門懸木槿不知昕夕遷咸
陽一炬愁燎原一坏蓋面無媸妍匪余得魚忘
其荃有銘慰之光燭天

方鼎銘爲伯舅文起壽

坤二之繇直方大以此象形鑄鼎鼒共爾寶臣
垂百代

瑟彼玉瓚中黃流君子弗祿彌且酋保乂平格
承天休

許芳谷天然硯銘

玉局仙人飄紫髯精光熠煜遐燭天丰容髣髴
翰墨鮮端然宴坐紫石研樂與玄度相周旋循
良牧守風雅兼公來入夢疑夙緣千巖葱蔥噴
飛泉訟庭瀟灑嘗垂簾奔走不律抒霞箋以此
賚爾生雲烟爾因夢蘇獲洮珉我欲夢硯何窮

然非人磨墨硯未穿蘇公此吉高重玄詞臣墨瀋專八埏遥寄銘詞聲鼓鼓

會試同考文評 天啓乙丑

評唐昌世

論文者先論氣局如法廷之有崇廊傑閣也外觀宏敞又必纓舄繽紛笙鏞鏘戛肖此象者乃是盛世偉人鉅公之文數十年來追嘆漢官威儀久矣不意暗中摸索得此鉅寶其瑩而細也則罘罳之映日也其虛而蕩也則鈴鐸之含風也其絢爛則金支翠旂與雕榱繡礎相輝映而其嵯峨層疊又帝閽之千門萬戶赤虬守之而莫窺其際也以此貢 至尊豈徒都梁文木堪搆凌雲而已諦觀後場是有意爲 朝家楹棟者吾且斲之爲璇題玉柱勿以彩筆如虹漫擬於倚天長劍也

評岳凌霄

文雖多變以脉絡清眞爲主脉清矣再觀其運思之靈思靈矣更觀其出句之秀此文章雅俗辨也初獲此卷便覺有爽氣習習撲人比三四讀之如碧潭鏡月而朱鱗綠蒲蕩漾於其中者吾以擬其清焉如神螭之掉尾於九霄而雲烟四合者吾以喻其靈焉如金天削出巑峰矗峙而芙蓉倒浸於玉盆者吾以比其秀焉若議論之文則取精於韓公子而合氣於荀蘭陵者也駢儷之文則陸敬輿之旋折李義山之丰骨也文章之美具矣因又想其人焉其中原之英而河嶽所挺出者乎

評陳士奇

張安世能憶亡書三篋陸倕暗寫五行志此博洽强記之的也人苦不能博博矣才不足以馭其學又苦不能運果腹填膺且不能通之於喉嗉一落手腕非肥癡則笨伯矣吾所以心折此

卷者不在奥博而在圓映不在灝瀚而在虛鬆又不在二三塲之高九天深重泉酣經飫子裒古叅今奴僕皐陽衙官董賈而在初塲之研理窟探義府既窮玄而極變仍攝有以歸無點成沙礫精金嚼去虛空粉碎從來嗜古之士屈首爲舉子義正如叫梟將軍作三日婦搴幃羞縮圉圉不自適而不意其同源合致造極登峰一至此也殆學海經神合爲一人者乎若其奥博也灝瀚也夫人而知之矣

評陸卿正

文不可過劖刻劖刻傷氣又不可過豐美豐美傷致子直易窮紆迤多姿離此數類合爲萃美此卷之謂乎瑩然而光者良璧之琢爲璋瑁也凝然而堅者千歲之氷化爲玻璨也燦然而爍晴者木難火齊之貯于梡而與虹霓相射也騰躍而變化者俠客之雌雄劒可納於腦可代緌

滕可擲而爲飛梁也以制舉義則粹精論則閎肆策則古宕而簡覈駢語小遜矣而亦和亦雅以鏗以悠兼數長而有之是相如亦成名山之史而子長又能奏凌雲之賦也何地異材吾得罝收而網置之幸矣媿矣

評姜思睿

古人言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得與人共生活故有脫胎換骨法言漁獵之可鄙也讀此卷秀出嶒崸清來峻聳石逢峭壁披蒙茸以露奇水落澄潭漾秋空而獻色至其珍禽之所翔集琪花之所蘩蒔老蛟聞蟄以噓雲神蚌啣珠而欺月崒崒孤峯迴環四合盈盈數頃茹吐百川蓋沉酣萬卷而取魂不取魄鎔鑄諸家而鍊骨并鍊氣者讀至後塲則烟霞眉宇之中又有羽扇綸巾之度正如李鄴侯奏事香案調度軍國而道骨仙風依然在也吾今日遇異人

矣

評張元佐

黃魯直云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今文人所謂塵俗者豈在瑣碎事即腐爛時義是也吾於是卷也取其肅疎閒適之意以爲遠俗至後塲而論有鞭霆之氣表則遏雲之響五策掀髯抵掌如藥師見衛公昂藏自喜無朐縮婞阿態想其胸次殆落落如百間屋而時以古今澆灌者乎行將共子酌古而商今焉

評陶起虞

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此張說之稱富嘉謨也骨嶙則品卓脉遒則氣古色殘則光遠是其文從沉涵簡鍊中來又何後塲之奔騰其勢鏗鏘其音而焜煌其色也當其發而不能醞人以目遇之當其醞而不欲發也吾先以神遇之矣

評楊仲

舉業中之穢氣薰灼逆鼻矣暨試之以二三場又枵腹空鳴而萊色可憐也人能蕩滌其所有餘而孳培其所不足非湛于古而通於經國之業者不能如子者亦曾捧丹瓊之函而受靈珠之笈乎不然亦嘗以典爲笙簧墳作珠玉絃誦而掇拾之久矣吾所以忻遇子

評李昌期

飫于屠酤之肆而忽聞茶香因于熏炙之氣而乍逢蘭馥不覺其冷然欲舉而恬然相暱也此吾以首篇遇子而猶未盡子也一論則九經庫矣抑呂蒙藝中所通耶策語殊雋末策更琅琅可誦也亟收之

評梁士濟

喜郁而薄澹人情也澹之中有玄賞焉葢夷然廓然而與俗韵自隔也七結稍露一班知其後

塲必有異索之果然其爲雅士也素心人也吾欲以文品品其人也慎勿孤吾品也

評潘允諧

抽碧牙籤讀琅簡蘂書此則清課之至珍貴者也闈中役役寓自安敢望此亦庶幾得一簡遠韶令者以蕩塵悰而拭倦眸遇此卷而喜可知也喜其無膻薌之氣沓拖之容而筆墨蹊徑間有風流標格也有一策焉則又能降而籌毛椎而非徒手捉塵尾高自矜率者吾且徐而定子

評賀鼎

筆之雋者骨必清韻之高者姿必遠正如翀霄之鶴不屑屑爭雁鶩之粮而秋空嘹唳聲振林木是此卷之品也必雋彥必雅流必翩翩其度而奕奕其神者吾葢合三塲以摹揣之而想其人焉即未必合也而文中之人溫如玉矣

評孔聞藉

神情開霽日月鮮朗不必就山川覔也文中亦有之掃其俗蹊斬其宿莽即疎林遠岫亦自豁人至颼然而風鳴也劃然而谷應也刁調之萬籟齊作而奔赴之百泉飛瀉也此論之幻出一奇也若對策則又能出迷徑之樵夫指古渡于漁郎矣

評馬之驥

惟古於詞必已出後皆指前以相襲此昔賢所

唏也立言實難戛戛是務者寧澁毋溜寧苦勿甘苟不寄人籬下便爲壯夫滿子之量也可成一家而吾已收之亟矣即其後塲也思風發于胸臆豈啜墨瀋而襲牙後慧者哉

評查曰俞

首塲疎疎落落有解帶弛鞍嘯咏自適之意而微言點綴時足賞心論則颯颯運筆如赤手捕蛇不施控勒此其最得意作也策語似從玉盃

竹林諸篇醞藉所成即未知施用何如已非依樣葫蘆矣

評閔仲儼

文之精而瑩奇而橫也尚已與其濫也寧簡與其潢潦之騰泛也寧潔芳塘曲檻三尺寒泉垣繚之內瑲笋纂纂玉樹亭亭此則文中之異品也子殆庶幾乎

評包虞廷

機脉清結搆嚴色澤勻首尾稱何所投而不售唐人之言曰雖無峻峯激流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此卷有焉

評馮世熙

吾以氣論文凡粹者雄者厚者皆氣之善也而清爲最氣清則靜而不嫌其寂也曠而不虞其疎也澹漠焉而不覺其雕渙也而況有新篁試風長松漾日者點綴於其間乎閱文多而厭苦

俗尚甚矣揚其清者以激文中之濁

評李喬崑

文之心手調而機法合者習服衆神者也神服而所詣者與之俱神則可以名世卽所詣不盡神而神遊于其中亦可以售于世子之文亦必售之技也吾于此徵信貨焉

評羅人望

魚魚者其度耶渢渢者其音耶閑閑者其神觀耶落落而穆穆者其襟情耶吾賞其無俗韻也亟登之

松瘦集目次

卷之二

雜著

重修蘇州府儒學記
熙敬堂記
權關劉公生祠記
秋夢記
紀夢

掠舟紀事
書孫太宰事
書周司理事
書程州守事
書宋幼清事會事緣起
懷芳館徵文疏
雪坡道人畫贊
徐水部鶴洲像贊

宋少參獻孺像贊
錢密緯像贊
題毛中丞親知贈別卷
題許襄明二子命名卷
題丹泉周翁遇仙冊
題蔡玄陽卷
名賢倡酬卷 跋
西齋春雨卷 跋

又跋
梅谷圖卷跋
又跋
金焦卷跋
彭隆池先生詩卷跋
吳明山先生赤牘卷跋
黃平倩先生詩卷跋
趙氏世恩樓冊跋

又跋
俞君宣尺牘卷跋
笑道人傳跋
王山陰恩綸冊跋
吳孟登詩歌跋
鄭季真畫竹冊跋
懶先上人畫冊跋
單臣素印藪冊跋

文選

松瘦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雜著

重修蘇州府儒學記

自宗廟之美識於端木氏後世嚴事孔子者圜丘方澤而外莫與比隆上自兩都辟廱下迨山城僻邑之泮林陳皐比肄宵雅群章逢之士州處其間而咏先王之風穆如也然官師長吏遑

逞慢厥職塗塞厥事大扃小扃未必循周官遺
度陶旄之屬而髻墾薜暴參之故學宮之飭與
學宮之圮歲毋見告而飭不勝圮吳郡學爲范
文正所捐地後次第廣之延袤頃有半其軒敞
宏麗可甲天下外觀翼如崇堂夾室四阿重屋
如有絲竹之聲而其間頹垣敗壁鞠爲榛蕪者
比比矣大中丞海澄周公卿　命撫吳甫下車
肅謁先師陟道山亭登六經閣環眺久之慨然
顧嗟謂宗廟洵美矣彼離離而蒙茸者盡苜蓿
蔬圃乎若庭楹故址則先聖神遊出入而師生
所攸躋也且安定教授古今人師而遺主委艸
莽何以風後人使之先事亟輸暖羨二百金爲
在事倡而侍御邛州孫公以董學濟寧潘公巡
方昆明傅公視醝後先涖茲土與一時郡國守
相州邑之長咸有輸胡公廟貌遂與文正傑峙
歲時豆籩亡匱薦焉久圮不治之廨舍還復棟

宇而冷氊不虞露宿六經閣葺而側理隃縻可以免朽蠹祭器庫修而疏布以冪醴醆以獻可以昭忠信墻厚而崇雜五色之位以章之又慰梁木之或壞爲墜地憂也榱題不勝任者更之孚恩不蔽有鳥鼠患者墮窒之是斷是度實實而校校則司教司訓兩劉君實仰承群公惠意竭蹷繩督以告成事而司筦鑰者猶稱有贏金於是乎拭清鏞肩良鼓使其大而宏聲舒而遠聞鞉磬柷敔既備乃奏朱干玉戚周折登降悉中萬舞之節春秋饗祀有目者驚鮮袨具耳者樂雝龢諸生祭酒謂百年來所未有也學故有膏腴嚮者多飽碩鼠自修飭後如司訓請收其囷窌以充寒士之楞腹與才士之繡腸而兩劉君與其同事者巽命之曰爾多士摳衣于斯鼓篋于斯也使有經不讀有山亭以遨以嬉而不哦咏其上又烏用孔曼且碩矣雖然孔曼且碩

而業不加修諸生責也以聖人之澤宮而荒楚不除瓦礫不掃施敬于民而民不敬非諸生責也夫琳宇緇寮每郡國不下數十區而澤宮惟一耳且俎豆以昭報猶祖考之原寢也薪櫟以籲俊猶子弟之塾舍也冷風霪雨餓我原寢賢子弟束髮受書而塾舍頹敝悽涼滿目能漠然充耳徒壯其閑閎爲承家保世計乎後之涖茲土者常如中丞公暨群公之心而董厥職者又得兩劉君則宗廟之美永永甲於天下可矣諸公名氏業已載乘誌可無更數而郡學有姚氏三世明經起家曰丞曰厚曰圭者則希孟之高曾大父暨大父也雖不足號蟬聯然水木在是矣敢因諸公之屬簡而附標之

熙敬堂記

凡善承家者靡不昭明其德而本之以敬非徒慕悅詩書襲關閩師說抗手危坐澄汰性靈爲

作聖津筏也人心如一燈剔之則明閉之則昏然靜閉一坐短檠薄幃殘光歛燄則明置之廓達之地軒櫺不蔽上頹下焚飄薄而無寧機爝火之光熄矣熙敬之義見于雅而熙無爲敬有爲敬以養熙上聖且然而況人乎休陽鄰川程君新葺草堂而顏之曰熙敬其遂有儀刑文王之思邪非敢然也凡生計有所憑藉者其神濁于錐刀而志洪于贏金雖新安俗尚纖嗇有葛

屨履霜之意然第能節口腹之嗜鮮衣而入狹斜則傾貲不恤其父兄譙讓子弟則曰爾何不出入坊表乃托身妧媟之場以墮其聰明而隳其睿聖夫既不自敬矣何熙之與有其子若弟亦反唇相稽謂牙籌而金鑄雖窮年闔戶或被服雍雅步武薦紳先生譚未發習主一唔焉兀坐而止水不蓄潢滓玄珠不受塵土若不以解其膠膠芟其芸芸而略嘐言直內遂空何以發靜

極之光蓋至程君而於斯堂之名可兩無媿也
君少而具英風俠骨降而從奇贏之策薄遊吳
越累致數萬金而以高誼逞逞垂橐授人有鴟
夷之風栁林之堤仁壽之壩石鑿鑿而版業業
動皆百世利也里中有搆釁幾成鼠雀者望君
之閭而返或片言解紛使好鬬之俗泮若氷釋
君所爲好義善俗類如此而式穀之訓惟恐其
後人不配前修清明之躬爲聲色貨利所環誘

而淪黠胥或璨璨講貨殖逞來四方逐逐子毋
而下隣市儈又或跳而入少年之場侈一時豪
舉而無繩尺以束其心卽使繇章縫躐致名位
而學脉不厚流慶未長文王之三章童而習之
服膺而毋斁者鮮矣其卜築也眺南山負交流
堂涂分尺考冬官之制而裒益焉旣成而題其
楣群子弟連袂升堦行列拜舞顧瞻榱棟之間
漆書焞焞知其提命深矣閼逢困敦之塞月君

且老而傳奉鳩杖陳兕觥接武布武者胥萃此堂流俗相尚爭效俳優頌禱稱引年祝而君之子仲虞獨授簡史氏願推廣命名之意爲斯堂記仲虞眞善承哉文王之五章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乃知夙夜起居問所欲而進滲灑滑之脂膏膏之猶無形無聲之末節若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敬以康親心斯肯堂之大者余又惟程之先自新安太守元譚以降聞人代著君之祖雙溪翁築懷德堂于溪上其鄉先達爲之記今後先巋峙又皆有文可傳而君之尊人方齊登耄耋德配其年爲臺使者所優禮昔文王九齡之夢施及其子是殆熙敬之祥乎仲虞博雅士也請以是繹之

榷關劉公生祠記

榷關之說古聖王非得已也貿遷有無者捐父母棄妻子日寄其軀命於洪波駭浪酸風毒霧

之中以博錐刀而富天下者從而漁之夫細民之恡財也如護髓腦解其囊篋而割銖絫之貲如奪懷中之子而葅醢之也獨經國制用埶不得不需此而市駔儈騰連臂瞋目從横于津梁之畔見遠綷乍收片颿將落與夫艇舴小艇迂迴而遷跡蒼鷹黄犬喙距交發嚮者苦稅使烏知稅撤而厲商者未盡撤乎若孝感劉公之榷滸墅也念此稠載往籯滿歸者非以百貨易實以軀命與父母室家易耳淚痕所積與刳腸瀝血之所經營何可不恤然恤商非一道有以商恤商者有未恤商先恤民使其窮於無所藉口而轉轉相恤者正賦盈矣饒益何爲則羨耗有禁舟檝廣狹程矣稍贏之而比于上也毋寧比于下則計寸爲尺者有禁虛舟者多歸裝不妨稍爲稽隱而耳目所寄奸竇叢生則撥匿有禁片葉之舟載一孤豚或韭韲數束或農夫載筐

笞暨遺稼滯穗榷之而數鐶之貲半充官帑蠶
面妻兒相向啼饑可念也則苛索豚蹄與算及
哇疇者有禁關有小閘可通有徑可繞縣閘者
稍寬之徑者釋不問制也遊手蹲踞水涘幾於
捕虜之攫首功轉而叩關者倍征遂令白望公
行豪右而名爲偵邏者相接于水門洲港之間
追捕不已浸成訟諜甚則循解鍰之例兩造質
成降而行有司事公一一調得其狀委官有禁

小閘加料與便民橋竹青塘之邀奪有禁白役
之擾害胥隸之需求有禁又謂澄汰必從身始
則投牒有禁讞獄有禁輶軺絡繹留連投轄而
一飣之費不累市衢公厨所需下逮爨薪皆量
直而售一切供應有禁并職在供應者亦且計
口授糈而磨牙狺狺以食群商者必三尺隨其
後蓋關政至公而棼者理之粃者剔之穢者滌
之鏄者墮之余嘗扁舟往來其間謳唫頌禱之

聲鉤如也行其庭攬其條教更肅如穆如矣公至金閶與余輩揚扢雅事或旁及時政必娓娓移日至與訂山椒信宿之緣輒逡巡弗應謂嘯咏之場十日猶促也乃商舶鱗次而需度者一日其小年哉何忍以躡屐携笻之樂叢倚橈停櫓之怨故事昕夕啓閉不踰再而公每增其一鄉尾旅進常如不閉之關昨歲經冬水涸累月不數十艘而公終不以此自更其法乃國課既

奏又以其羨伍百金繕長堤繼前使者開州董公之遺烈而加阜固焉其它昔賢廟貌名山梵宇修葺不勝計所入不登額內而所用乃浮額外其事竣還　朝橐中裝可知已公無所挾以去而一肩所貯惟有郎基之書張堪之布被囊此地不能挽而留而其永永垂後者惟有學宮之常袞桐鄉之朱邑後之君子俯而揖仰而思庶有所興起乎若徒曰摘江蘺采汀芷以昭明

德而識勿諼則公之食報于王家正未艾萬年君子精光方燭寓内而詹詹爲一方圍者亦淺之言劉公哉公名應遇湖廣之孝感人其涖墅闗也以天啓三年之五月朞年及瓜去之日生祠落成爰爲之記

秋夢記

萬曆戊申中秋十日寓丹陽之懷芳館時殘暑未消迎風當戶璧月在天晶輝動溶徙倚者久之忽聞空中有聲如疾風起於天末而庭柯息籟纖縞停颸奚奴進曰俗以爲天愁兩三夕矣夫天愁不經見今東南連郡不登民情騷然得非窮愁上升感非常之兆與漏下二十刻就寢夢此身在吳閶敝廬倚荆扉而立也忽武士數百輩自北而南皆縵胡韎韐或接袂或連鑣控弦握槊軍容甚整傳呼曹孟德來曹孟德來有一人形不踰中下面微墨披綠錦袍余瞋目視

之其從騎數十切切指余謂睥睨甚也居有頃則羽葆數部儀衛更都隷卒前導大葢覆之三人並輿而前爲劉先主關壯繆張桓侯其面貌如人世所供事服飾亦彷彿相等過時英風襲人不可端視文吏數十人尾其後冠裳楚楚亦或紗帽籠頭多顧余舉手余亦與之舉手或呼余爲張祐余亦以祐自居張祐唐之騷人嘗僑寓丹陽余方客丹陽此亦一奇也文吏盡繼以武衛其平頭皂衫若胥史狀者更不下二三十人吳中逵道偪側夢中所覩疑闢之加廣每行必二三騎一騎行則擁侍輕輕又復數人東西兩街皆建牙列仗一如貴官出入衛使隊兵以待者余凭一老兵得縱觀之連亘幾里許云觀止而夢醒既醒復夢便追理前夢而并憶天鳴之事且次第其說曰夫象行者人也神行者神也天清月潔則仙都上清之客時遊覽焉風雨

晦冥則霆師水伯之屬恣磅礴焉至若氛祲先動靈爽欲飛神傳爲氣氣傳爲形惜乎傀儡登場群盲不見耳余不敢以虛無之夢謬談玄理然感既無因理則有托疇昔之夜轟轟隱隱者此何聲也得非金戈鐵馬警嚴呵殿之聲耶曹劉同起義師可稱知已貞邪一判遂成仇讐若使阿瞞之魄千秋未散地下英雄復有抗衡之思虖三義之事本出齊東然連床侍立險阻周旋既定君臣榮生哀死手足腹心之誼胡可以臆見擊斷之論而不議亦曰可哉夢中遂爲之記記成而覺覺而書

紀夢

癸亥十月初五日爲余弧辰早卧未起夢在家中忽從庭際見滿空皆瑞靄始而毫光燭天蒼雲一帶宛如老松紋諦觀之龍也蜿蜒未已又有翠鳳翔舞于天際尾長數尺青翠奪目但不

知其爲眞鳳邪抑雲之似鳳邪忽又聞人言天花落矣天花落矣果見繽紛亂洒形如六出而色則黝綠如天目松針夢中驚喜不自持踴躍而醒醒後而祥光絢采歷歷在目也夫以毋難之辰感此異瑞當縣慈人旌封駢錫龍章鳳誥輝炳中堂必有雲霓覆護其上且逆昔受生因緣多不可思議天以此警余使自珍重慎勿墮落也

掠舟紀事

抵濟寧渡草橋閘有稱乘傳者後先四巨艦挾估舟數十溯流而下亘若率然余乘二舫太孺人以一舫先巨艦左右擊砰礴欲碎凡舟師駕官舫多獰猛余揉此輩若束濕而駕前舫者孱且遜即强作哮吼弗武也爾時勢迫稍訶止之或刺其舷舲遂逢彼怒修竿鉅挺從橫擊撞太孺人正宴坐唪經一篙穴囪而入鏃銛達面相

去僅咫香奩鏡臺瓦裂欲飛太孺人凝定少怖
畏而奴輩來奔告者聲嘶不成語余是時亦趺
坐蒲團聞之大驚又隔水不能過前舟愕眙罔
措忽彼中一人持某公刺來某公賢者方休沐
家居意其爲黎丘鬼也質其人以俟時暝黑矣
俄列炬如晝呼聲山崩舷側數十人踴而登戈
戟耀目弓矢橫腰白梏奮擊應手虀粉血肉灑
澌者數人縛去一人余秉燭整衣冠危坐待之
密遣人繇水竇佚出控于督漕練公公遣一幕
寮一材官來群兇稍稍引去更巧爲膚受以自
掩督漕公復以卒衛余卒廉得其私滷及諸不
法狀余戒勿動惟以放舟脫虎口爲幸漏下四
鼓入前舟定太孺人寢呼解維而後舟囂聲又
振矣遥見火光洞熾群凶斫窗而入舟之人泅
而逃至前舟呼救余度救必不濟有同盡耳太
孺人在可再驚邪趨前舟亟發行里餘東方漸

曙知是夕善脫者多遁於水弗善脫者一人又縛去搒掠亡算傔從并寄載者囊襆如洗篙檝之屬皆藉寇兵舟有軒楹安列綽綫金丹焜燿儀仗具陳胥拉爲枯薪入群兇爨下汎汎一艇幾於張騫之槎幸余所珍惜圖史之類充斥几案亡所損猶拱手遥謝謂其貽我者厚也莊子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夫飄瓦則已矣即豺虺磨牙鯨鰐張口一身禍福莫非數也順受何難至呼吸之變震及老親而于于徐徐自謂雅量者情乎哉或曰甚矣子言之過也孔子之周遊非將毋而行者也其不幸而遇匡也何以曰畏

書孫太宰事

余以壬申十一月南還晤總河朱大司空上虞于濟上朱名光祚此公在宦途素號圓熟近迺聵於聰與之談雖大聲疾呼百不一省而向人娓娓不輟多談往事連綿相續以自掩其短亦

見其作用公曾爲吏部郎承事富平孫立亭太宰述太宰舊事二則可以垂後因爲筆記

太宰初爲御史按江北當考屬吏某縣尉旅進覺其人有異查其考語則郡邑開註當拏問者公僅責五板而勗之曰爾當拏問吾見爾有小才可使也且回任勉力任事未幾按部過其邑尉竟不郊迎心怪之至次日則見尉手提人頭三兩顆鮮血淋漓獻于堂下曰某感公不殺恩誓立功以報此間有大盜爲害境内某訪之熟矣待公來出奇殲之孫大喜賞勞有加自是一境盜賊屏息孫又按保定時　景邸就封中貴倚勢咆哮所過騷然徐文貞曾囑公言公必能辨此公至見屬吏鮮可任者獨一驛丞堪驅策出朱提奬勞之微授以意指丞北人與中貴同鄉也　王舟泊河干此丞逆來岸上干阨巡邏數日夜不眠中貴固已異之一夕月明下依迴

道旁口中嘆息不已中貴呼而問之以其鄉人也語稍洽丞乃造膝告曰此間孫御史曾彈分宜丰采震朝端

上所知也頗聞公恣睢不法狀欲聞于

上托其調伺不意公奉法循理若此非某來幾失公矣某當還白御史揚公之德公此後宜益務斂戢約束旂尉毋自累且累　王也中貴感且懼留驛丞同榻而寢且懇其婉解于公質明爲暴者屏迹矣

公爲新鄭所中誣以不根事謫戍一僉憲迎時貴意羅織成之公跽而告僉憲曰自古無百年不死之宰相亦無一世不白之是非何須乃爾亡何新鄭敗公事旋白以大理少卿擢開府而前此僉憲正其撫屬也初蒞任同藩臬三人旅謁公留之飯戲曰吾此飯耑爲公壓驚也好努力任事果地方有賴吾仍薦公僉憲感激自奮

公果薦之公以新鄭故瀕死而新鄭有善政未嘗不心服對司官言及必稱高中玄老先生未嘗專舉號也富平始以風節著比再秉銓人知其秉正嫉邪剛嚴太過如所聞前事倜然古大臣識量也如朱公亦可謂孫公知已矣

書周司理事

當稅監之發難於閩也周司理景文方攝閩縣篆是日稅監持刀負勑從驍勇數十人至撫院與其子同出至憲臺公署屯道李碧海兵道呂繹軒并兩閩司俱到相與勸解撫院倖脫虎口稅監隨挾兩道同步行送歸留茶時已黃昏矣至四鼓後稅監忽開門送出屯道仍留兵道在內次日下午屯道在撫院前責令運府縣官前詣稅監欲以一人爲質贖歸兵道衆議欲得甲科一人往意屬司理司理計之以爲君父有難臣子捐軀赴之義也祇爲上官而死毋乃輕

欠且是時撫院既免兩道原可無送其相隨而
歸者聞兩公頗與稅監交讎故稅監得狎而持
之不知墮其阱中也衆無以藉手乃以陳貳守
往兵道始得歸而貳守爲稅監所拘縶等於奴
虜矣前此司理履任時閩中舊規凡地方諸公
初至謁各臺竣必謁稅監稅監因出酒食相勞
極驩而罷胥史以故事請於司理司理叱弗從
稅監聞有新司理來飭廚傳治具兩日竟不得

一刺也恚甚每欲甘心焉若使司理挺身爲質
正如肉投餧虎不止屈辱如陳貳守矣此事固
爲明哲保身然持論甚正識者聞而韙之兵道
出而頗聞前議不無憾於司理至每每訟言之
謂周司理無避事之心而有其迹司理遂欲投
劾歸其呈諜中有進禮退義之句撫院見之以
爲刺巳也陽爲慰留而語意多不然且語人周
司理亦欲義退得毋未卯求夜耶亡何而司理

又攝郡篆治稅府之貽禍於民者咸正厥辜有群盜劫稅棍而事敗者兵道以尺一來欲追贓以還稅棍司理謂盜固盜也稅棍亦盜也取之盜而還之盜於義何居陳其錦繒珠寶于庭呼烈炬焚之口角間又頗有微詞而兵道之怒積不可解矣然而清風載地仁聞四達每一萌歸志則號呼攀轅者動以千萬計雖眺眺二憾詞知人情若是猶未敢肆其毒也

後司理爲名吏部益侃侃行其志而鉤黨既作遂與李元禮范孟博比芳媲烈迺一時爲逆閹媚子而下之石者即前共事于閩之二憾也今忠介名揭層霄而逆黨罪成鋟案於戲人之立身居官可苟也哉

書程州守事

丙辰南歸抵彭城維舟未發與雲間馮五玉孫初陽王春卿元表四子散步城中至黌宮見榱

題煥然規摹氣象彷彿曲阜之孔廟似當爲天下學宮之冠登其城則樓櫓雉堞精好而孔固又方浚城壕負畚築者數百人相屬於道是時東土大飢而全徐之人以力役餬其口民無菜色余愾然興嘆泣茲土者必有良吏乎雲間諸君素知徐州道袁公爲一時材臣意必袁公指授也閱四月邸報有總漕陳公薦一疏爲徐州守程宇鹿欲掛冠歸議加僉憲銜以優異之且

及其家居事蓋蜀中賢孝廉兩經剡薦得報聞者孔按君薦疏云舉人程宇鹿方十歲時通國稱其至孝蒙學道旌揚父舉人程雅素以理學著名宇鹿守其家教兢兢勿墜眞經明行修之士庚子棘闈中座師楊應登閱宇鹿卷去取未定是夜有鬼神呵護從地擁卷置之案上房師驚詫喧傳於場屋旣登賢書絕不聞戶外事有司思一見不可得所謂無意修名而名自修者

錢按君薦疏又有誼篤宗明盛事傳於家譜親
扶友襯高誼過於麥舟等語禮部覆請令有司
致禮焉比筮仕爲鞏縣一時號稱循良累薦二
十一次銓部有治行超卓之考移徐州未久乞
身甚懇袁公牒呈兩臺有云宇鹿學無變塞月
旦允孚本道每想見其人嗣升徐州勞心撫字
殫力拮据賑窮而惠洽赤貧平糴而恩沾涸鮒
清庫藏社鼠無探囊之盜興學較橋門有采藻
之音挑濬支河淖泥不辭胼胝料理城工登埤
衝犯霜雪至於牧養飢民往纓冠於同室安鋪
粥廠親授壺於翳桑可謂克盡廼心不遺餘力
又據該府查四川銅梁縣舉人來知清以本省
撫按奏薦授翰林待詔而江西寧州知州方沆
引疾乞休加僉事銜致仕今孝廉循良合爲一
人合照例加銜云云觀此則知修學築城賑飢
諸事皆此君實政而袁公能臚述其居鄉居官

之美極力抽揚亦見兩賢相知總漕疏中亦云
孝廉素行臣爲蜀臬時稔知久矣但總漕前此
有疏枚舉衡繁等處當選授甲科而徐州預焉
此君之所以決計抽簪蓋以此也邇來各省直
撫按紛紛疏請言某處某處當選甲科則凡科
貢而官此地者萬無不去之理靦顏就列此其
人可知而蒼鷹乳虎嗜生民之膏血卽甲科中
固自不乏全以資格論決非有識之言也且有

賢而限於格如程君者何以堪之程君四川合
州人袁公陝西鳳翔人五月十八日雨囱漫記
近又見南臺趙公紱疏云臣過徐州見每處
設數粥廠每廠設數十窩鋪每鋪安數十流
民東民至斯者不惟得食且得居遂無死徙
之患以歸美道臣也徐州之爲樂郊洵矣亡
何而袁公以擅動漕折及馬價六萬金爲大
司農所參夫虧損軍儲於國計誠不便然亦

一時便宜爲剜肉醫瘡計耳不然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比得 旨道臣袁應泰以賑濟流民擅動漕折殊爲非法但前撫臣題請有旨准再動若干似難全責票擬者斯爲得體○後程公加四品服色致仕而袁公死于遼陽之難

書宋幼清事

幼清入成均時吳門當國羣臣紛紛論建儲事光宗與福藩出閣講學禮次並均或云

神宗欲以此舉嘗中外也幼清時氣方盛亟草書上羅大宗伯極言尊卑不可不辨防微杜漸一繇禮若于序立起居之儀定其隆殺此建儲大助也文既可觀議又條達見者皆驚宗伯心是之即羣小人莫能難然欲以事中之矣賴同鄉先達保持得免於妖書之難

神宗末年士大夫以禮俗相尊略不親朝事爵貨

自娛而已幼清深憂之以爲今雖太平然樂盛必衰恐旰食有期于是每見貴人必爲策亂之言當時病其危激及建酋作逆兵至今未弭嗟乎幼清墓木當已拱矣而言乃大驗

劉中丞鎮遵化幼清往謁劉先與幼清相知有越常之分既至甚喜然劉意幼清遠來得無有所干請欲以事屬之憚其或無此意一日酒次從容言某事某人千金可辦宋生無意乎幼清大怒謂劉傖父耳乃欲汙國士耶奮袖欲出劉即曰向以此試君耳幼清怒稍平明日移書中丞云昨語雖相試然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中丞安其言幼清亦不因此減好

有一達官遣書幼清求米百斛幼清大怒時家吾郡對使呼六門無賴散百斛米與之然後驅使出有客譽幼清此昔人投鹽意也幼清悵然不樂曰我不讀書遂爲此事士當率其胸懷凌

出往哲何至與古人暗同耶即日送米如達官命達官欣然受之厚作報書

幼清少年不事經生家言使酒任俠鄉曲非之不顧也尤喜面折貴人以故人往往欲陷之幼清多智數莫能害私習孫吳兵書又散財結客思建不世功乃值

神宗時無以發其奇久之始折節應舉已得雋愈自勉欲成進士自處溫溫然余常訝其易轍

幼清好遊未嘗終月在家又喜作稗官敘事皆精妙有此二癖何患不作異人

出人患難如赴身首之急資人窮乏出諸自然之懷揮千金而不顧蹈白刃而不畏古之所謂賢豪長者耶何其壯也

白爾亨未遇時乘佑客船夜泊江邊幼清適同泊初不相聞已而澹月浮水間江風蕭蕭秋聲四作白彷徨不能寐立舟上傲然嘯咏幼清望

見之知爲異人遙呼與語白姿狀旣俊加爾夕神意蕭條吐詞壯楚幼清亦神王相對大懽遂成交知及同舉於鄉契分念篤其後白成進士忽語幼清我與君情性相關意氣無間者似當戮力中原爲朝庭芟除禍亂也然我數盡其歲君數盡其歲二十年後天下方亂而我兩人不得成廓清之功柰何幼清大駭謂白豈有異術卽如此可解免否白泣下數行不答而去幼清雖惡之尚不甚信及白果以其歲卒幼清始知不免因往吊白喪歸便嘔血數升處分家事作訓子書二千餘言其卒期果如白所說

巳未之役余受鹵莽知而幼清失意南歸其時同鄉孝廉一曰沈煌一曰潘衷俊皆病卒旅資旣失奴僕並散喪不能歸此二人雖有才藻而先與幼清不甚相知卒信聞吾黨咸共嗟嘆幼清慨然曰某雖落羽豈可使二公露骨京師哉

于是經紀其喪備至兩家至欲爲幼清立生主
幼清謝不敢當也周黃等咸服其德誼
余之獲交于幼清不俟同籍也幼清少孤賴太
夫人訓養不孝亦早失父倚毋氏得成人兩人
相對言及慈恩輒流涕竟日幼清太夫人張奉
旨建坊旌節亦與余毋同

會事緣起 萬曆己酉時館雲陽姜氏

始過梁溪君常有連衡之志繼歸舍館冶生申
索賦之期思茹掇之何年予滋戚矣笑蓬心之
未折尚或開之敬尋漢法之三章願振齊盟於
九合論地則三百里而弱聊資馬牛之風計材
則二十人未盈已備鶴鷺之陣俯闕練光一帶
蘇州各縣恐不便於阻長旁連繡錯諸邦宜興金壇等處亦
深憂其況瘁雖鷽鳴迭和念同志之如雲而鳥
合難成更要盟于異日至若花生錦袖闘東箭
于霜毫不妨雨落瓊臺定南金于氷鑑凡在建

鼓登壇之彥均爲引繩切墨之官慕思王改竄之工豈有求于濟水聽少陵尊酒之論宜自附於他山快覩洛陽之辭囿燦燦春英尤堅息壤於情田離離秋實咸抒數語俾識簡端

懷芳館徵文疏 萬曆丁未

慨自殺青之途漸廣雌黃之筆日繁賈人驛騷徵書旁午腹中之笥甫發昏貴洛陽毫端之墨未乾金懸秦市若夫遥瞻紫氣顧玄旨于幽關夙顯黃精受素書于圯上鴻寶作蔡家之秘同好謂何鼠竊爲郭氏之書君子弗道芟除多漏長吉啣地下之寃鑒定實難思王有當世之慨所以作者雲蒸論者霧合耶溪全涌汎筆瀾于萬重秦鏡孤明辨繡腸于隻字然爲物多變厥旨實微識指下之合離周郎獨擅定玉聲之輕重石婢斯精自非蕭統蕭綱誰能別沈庾之品必遇子桓子建迺能分應阮之長近有數家略

可指述瑯琊秉鑒江陰夙號代興拂水司衡鹿
城共推狎主或虎視于機山或鶴鳴于小築聲
光千里介雉鶩以來同合志一堂效塤篪而遞
奏不惟後進資評于領袖抑使主司程譽于人
倫權斯重巳弊亦因焉龍門坦而易登鶯聲襍
而非貴隨行千里故是蒼蠅學語百般不離鸚
鵡輒輒隱隱幾同文駟狂奔藉藉紛紛足令犢
轅盡喘蒙雖渺學竊嘗疚懷祇因十襲之家藏
願集五方之同調凡百哲匠幸惠新篇爍爍吳
國之干將新鋏交發璨璨隨侯之明月如貫爭
投則會友輔仁于喁入千秋之苑庶鍾宮聲外
羽儀盡四選之才某等不勝懇望之至

雪坡道人畫贊

廣陵友人顧所建嘗出其先世雪坡道
人畫冊示余屬余爲跋迄今二年矣余
猶歷歷能記之氣韻蕭踈神情簡遠而

筆墨外有離奇怪偉不可一世之意覽其画亦可想見其人所建爲雪坡五世從孫而珍之若琳球良有以也系之以贊稍爲檃括其時事 韻通古轉

厥士惟遯其神迺全象則天山悳合初乾騰蛇鼓鬐入海常殲翳惟神龍辭耀而潛翩翩子侯道人爲第二世鎮遠侯長子辭封授弟生則蟬聯寧知鵷雛不飴鼠肝春月花茵秋風釣竿優哉游哉樂而勿諼

醉墨淋漓吐吞雲烟一條一石或蕭或蘭僉曰能品倪迂米顛予獨否否展披再三語多感槩自題有都無君子純是小人語筆亦劖刓想其胸懷憤集憂闌路犲莫誅尾狐乘權画作於正統年正逆振用事輔既唯唯謂英國公張輔也輔賢者然無救於王振之禍亨則虓虓時石亨亦嗣封矣如彼人斯而堪比肩食稅衣租馬怒纓鮮上負高皇下忝祖先用是辭封三命彌堅泚筆傳神神遊筆端擕此芳徽五世孫玄所建年未强仕亦脫屣侍衛矣請絳趺堂

毋論畫論世可焉

徐水部鶴洲像贊

黝而藏面目有光豐而儼神情則遠氣若江河之渟瀁用比煙雲之旋轉其才鋒則耆然奏刀前縈合桑林之舞其筆陣則燦爾流葩繽紛出江郎之管文苑同循吏以合傳長轡與修途而共展正思摩壘搴旂欲登作者之壇又恐陟膴升華徐荷　帝心之簡讀其文羨其泮渙之優優履其地知其胝胼之蹇蹇幸地靈之偶會緬風流之未剪東閣官梅躡楊州水部之遺蹤秦郵長堤悅少遊先生之在眼今計期將撤蓮花之幕告成爲塞瓠子之堰拂袖還　朝所跨者蕪城胎化之仙禽解裝投贈所携者錦囊驢背之詩選知公它日所傳於世者不在頰下三毛而在小築之數卷也

宋少參獻孺像贊

伊何人世外蹤跡白石倚青松豐爾頤晬爾容
燦緯經羅心胸紫虹霓青芙蓉掌詞頭傍彤龍
振金石鏗摶樅思請纓銷邊烽職蜚輓佐大農
飄綸巾支孤筇手指戲兜鍪從燕然勒狼胥封
如定遠平金墉笑相如定巴賓凱歌旋聲鼕鼕
圖麟閣勒景鍾瀝至情告九重臣有毋年衰慵
數莖白常蒙茸乞閑身代尸饔滲灑備甘醴供
樂百年歸三峰

錢密緯像贊

芝眉散朗蕙帶飄颻其佇如翔秋鷹在條探厥
胸中吞雲吐潮攬其筆端騫鸞舞鼓試問阿誰
甄胄遥遥密緯名玄家于金焦有其賚之大隱
可招畫工貌神顴頰三毛素壁高齋長風蕭蕭

題毛中丞親知贈別卷

此誰先生毛中丞貞甫先生任南省一時朝貴
各賦詩贈之凡二十人强半皆史局厥後多以

勲名爵位顯最著者爲謝文正楊文忠費文憲號名相吳文定爲名卿它如趙栗夫江文瀾輩風骨才華皆佼佼名流也首尾二序出李文正王文恪手前茅後勁次第嚴整成弘間偉人鉅公大略盡于此承學睹之不覺肅然起敬如親奉杖履而聆其謦咳者中丞公得此於諸公或緣譜藉交遊或繇枌榆氣誼而椒蘭之味塤篪之雅亦可想見矣乃其因是而竊有感也夫此五六元僚非比肩而事　康陵者乎姚江擊八閩不勝拂衣徑歸長沙雖浮湛日久然毒焰熏灼之際不無補救震澤羞與泌陽爲伍去之如免鉛山知宸濠將變曲突徙薪幾遭虎口至於六飛長馭九鼎宴然如新都者眞社稷臣哉撫今溯昔甌亂之機巧與相符能無九原隨會之思乎蔑論五六公即卷中如石蕖城蔣文州者詎易軒輊哉中丞後人光祿公輿氏休沐里中

與余輩搤腕時事低回浩歎　朝廷以崇階峻秩累徵不就有山深林密之志比　主聖時清始驅車入白門里人周汝賢不知何從覓得此卷以爲攀條之贈光祿公得此重則封父之繁弱奇則延津之寶劒矣周生先以示余敬綴數語于卷末以識景行使展是卷者知不以詞翰重也而況宦閥云乎哉

題許襄明二子命名卷

當年寧藩之變忠烈忠節兩公同日就義而輿論互有頡頏嗣是忠烈之後蟬聯鼎盛名卿接武而忠節後裔不無少遜又百有餘年魏閹擅政毒流天下忠烈家有一敗類爲之頌禱雖於忠烈無損未免一玷其家聲而忠節之曾孫聿懋爲趙忠毅門下士蒙鈎黨之禍濱於九死則忠節之含笑地下可知也聿懋有二子曰昭崇曰昭象俱忠毅公命名吾友侯司成若木字之

曰公齊公淵倪宮允玉汝又字之曰紳忠紳毅
顧名思義景行前修足爲二子勗矣又屬余錫
之別號夫別號非古也余讀呂文簡忠節誌但
言字汝登而不著其號兩少年欲取別字一則
取繩其祖武曰繩登一則取聿修厥悳曰修登
於正則靈均之錫庶有當乎今後使忠節之裔
文有如孫氏之宗伯文恪冢宰清簡者振振鵲
起而毋徒以顧厨之流禍驕忠烈于九原則雖
有肯堂肯構不厭其築之登登也是在二賢矣

題丹泉周翁遇仙冊

昨歲余從京師歸訪丹泉先生於陶寶堂先生
年八十六矣碧瞳烱烱顴頰鬚眉間皆有道氣
坦腹示余叩之鏗然其堅如石知其於谷神玄
牝之旨所得遂矣亡何有傳先生遇仙者近以
還履記屬余跋紀述頗詳讀者詫爲奇不知仙
蹤出沒展對相度常事耳何奇也大凡眞丹將

結驂鸞有期必積累功行至於三千八百而後得脫幽牒登僊籙功行之普而易積者莫便於醫藥孫真人以此利物濟生而斬伐萌芽殃及纖類道家猶有遺恨固不若許太史以符呪代參苓也如道人所傳搏泥爲藥又何易簡哉至所授口訣縮身斂魂飡虎餌虎來食啖生髓脂倘亦乘虎之喻乎可思矣鍾離雲房遇鹿裘老人得度後顯化於呂祖有得道眞仙不易逢之句今百丈紅塵中豈無仙眞隱現人自不識耳先生植夙因遇勝友當努力進修它日身都絳闕更願普大地作泥丸盡泥丸皆妙藥爲衆生治貪嗔癡及妄言綺語種種疾病更以一泥丸封瞿曇口將一卷蕪草譬喻品緘舌不談共參維摩不二何如咦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

題蔡玄陽卷

蔡玄陽氏挾青烏術遊於世者十餘年而家徒壁立人疑玄陽術未擅而實非也玄陽談地理多根據古人不似方術迂誕之士彌天將相大地公卿使人聳躍動聽又吳人貴耳賤目貴遠賤近以故奢望者鈞奇者美觀聽者與其有成心褊衷者爭棹頭去弗顧而諸所暱就玄陽則皆敦本尚實志安其遺鳧者也如是而欲脯資餼牽以此起家其可得哉玄陽才甚敏諸大小事倚之立辦而志潔行芳泊無所染此於法皆得貧今貧且久病矣藥糜不給形影自憐萬有不諱得毋以青蠅爲弔客乎揆厥所病則皆赫曦然膚零霜斂體晦明寒燠往來於劍巖疊嶂之間積漸使之然也而吾輩恐寘不問即笭牀泉壤中忍乎哉余以先子窀穸之役感玄陽八五內猶不能以筆舌廣其道又鹿鹿雌伏無以重玄陽使余一旦而怒蜚垂天人且購玄陽恐

後何必楊廖諸名師哉書此貽玄陽聊以志媿而併以不腆爲同志倡

名賢倡酬卷跋

右吳文定原博題画虎七言古一首王文恪濟之以詩招先高祖五言古一首沈隱君啓南西山有虎行二首風雨遣悶七言古一首楊儀部君謙遊石湖七言律一首蔡翰林九逵春盡五言律一首祝京兆希哲書懷七言律二首文太史徵仲迎春風雨不出五言律二首早起七言古一首唐解元伯虎春來信口諸作七言律七首詩餘一首馬比部抑之西江月詞三首姚侍御公綬歲歉五言律四首途中喝韻七言長篇一首王文恪楊儀部祝京兆及姚侍御四律皆和先高祖韻馬比部詞則與先高祖相唱和姚侍御長篇先高祖所喝韻也蔡翰林唐解元則書以貽先曾祖者內惟文太史三詩乃希孟所

補入蓋高曾二祖與一時耆宿唱酬往還所積
詩箋不下數百紙而獨無徵仲先生詩僅存西
齋春雨一跋耳葢余家世儒素惟此零落數紙
以當寄須之鼓闕鞏之甲而諸從祖從父或不
善寶藏就諸公中太史名最著兒童走卒皆欲
得吉光片羽以爲重即在蜘絲蠹窟中必有胠
篋而去者先祖從王履吉先生遊而無履吉隻
字想亦坐此然成弘正嘉之間吳中人文甲天
下而卷中諸公實一時之冠或領袁於金閶或
主盟於丘壑隃縻未染絞綃實庭側理甫舒鷄
林爭購翰墨固以人重人又以翰墨重自鄴下
西園而後千古無兩而高曾二祖頡頏其間把
臂入林歡成莫逆此刻燭以成唫彼撚鬚而倚
和至於赫蹏充棟卷軸盈箱今海内猶不盡知
吾家二祖有覽此數卷者以此思人人可知已
馬比部號清癡其三詞之一已刻停雲帖中姚

侍御檇李人詩與字畫俱雋絕可喜爲識者所寶故並登此卷希孟所銓次凡二卷而此其甲選也

西齋春雨卷跋

右西齋春雨卷時成化庚寅先高祖卧病家居諸名公見懷寄訊之作也希孟髫未覆額即從斷簡中得黎廣文及止軒兩詩顧文僖杜子開兩跋子開跋甚詳恨不得覩其全也壬子春從兄希亮持一卷見貽則左賛時翊以古隸題其首周浩養浩爲之圖而豫源之首倡群公之賡和楊儀部文太史吳文端三跋宛然具存復插入所存四紙亦可稱完卷但跋言武功伯徐公而下和者十有九人今僅得十三人不特武功詩失去想此五公者必一時鉅卿如吳文定王文恪輩或割裂之際耳食者拔其尤以博數鐶遂令此卷不成完璧可悼也然豫源以高人韻

士倡之於前儀部太史諸公殿之於後屬和者如桑如翟皆高才任誕有名當世其它雖不盡知而文太史以爲皆四十年前大老辭采人物極一時之選成化庚寅至今一百四十一年即弘治甲子亦一百十五年矣而楮墨無恙雖稍有殘闕不當與和璧琬琰並稱家寶哉夷考庚寅爲成化六年先高祖甫三十一歲身在諸生間而能使先達名流塤篪相屬既多長吉高軒之過復敦正平忘年之雅此一時諸公俱端方自持豈可以攀附而得者嘗讀顧文僖所爲高祖誌銘而按其人與年歲當成化丁亥浮梁戴恭簡公董學南畿於高祖有國士之遇戴公名臣必有人倫鑒不徒以區區呫嗶見賞至弘治九年丙辰高祖年五十七膺貢對　大廷爲四明楊太宰守阯所甄拔名在第一高祖不屑屑雞肋竟飄然而歸其才致若彼恬曠若此宜諸

公之驩焉暱就也高祖殉於弘治癸亥葬於甲子文僖公旣誌其墓次年乃跋此卷而楊儀部諸公皆以甲子歲爲之跋先曾祖慇慇陳乞等於地下之文其珍重是卷又可想已希孟因此卷而庚有感焉先五世祖梅谷府君潛惠弗耀因高祖才名藉甚芝本醴源人爭慕之唐解元伯虎爲作梅谷圖見于王弇州集中弇州不知梅谷爲何人但曰想必德靖間名士也此圖旣流入信陽王太史家度不可踪迹使余小子徒抱失弓之嘆而零星斷爛之餘猶存是卷風流若在芳訊如新旣獲仰對群賢又可追崇先德浣手披展可勝慶慰

又

余始跋是卷方悵悵于梅谷圖以爲杳不可復尋踰一年巳未而王太史之子喬峰慨然以此圖見還遂與先世所藏翰墨共成伴侶延津劒

合夫豈偶然想亦我列祖之靈默默護持以貽厥後人耳甲子秋暮舟次泇河展閱欣賞復題其後

梅谷圖卷跋

某以萬曆丙申秋從弇州續集中見元美先生跋時續集初行某年十八矣撫卷愾然謂家寶一失展轉流傳入于中州復有何人可問然二十餘年無一日忘也已未叨一第涖政于冬曹之屯司與信陽王琳伯同事琳伯以毋病乞假歸某試問之君桑梓先達有王師竹太史者其家有人乎琳伯言太史有子叅戎喬峰名延世賢而有文家聲藉藉也某又問之其家所藏法書名畫守勿失乎琳伯言叅戎君善承先志勿失也因告曰吾有家珍入王太史家四十有一年矣未知亡恙否若猶在也圖所以購之者踰三月而琳伯持叅戎君書來并原卷見還矣其

來書曰此卷乃弇州先生寄答先君藏之青箱舊矣既爲君家故物敢不奉歸第後有二王跋語則先世交誼在是當人有其寶君歸後可倩妙手臨摹畫與祝王諸公字君自存之而摹二王跋語于後眞跋仍見歸而摹書畫于前幷識其去來始末爲兩姓世好張本其高誼不必言處分亦絕有意某媿無十五城之贈而獲寶玉驚喜不自勝因賦長謌以謝之浮湛京師四年求臨摹者不可得吳門多畫家然六如此幅殆入神品工優孟者俱擺指退縹緗欲脫不得不付裝池更思六如先生畫祝王諸公字固不待弇州徵信而此段因緣非弇州手書爲證不成佳話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此之謂也不忍遽剖仍合爲全卷以輝家廟誇宗黨而別思所以報叅戎更嘆二十餘年魂夢不忘者雖時代已踰百年遠近復溢千里而去來之際如燈取影如

磁引鍼固叅戎君以錫類之仁勇於割愛而精誠所格亦竊竊自信矣披展之餘可勝感惻

又

余從兄希亮所藏又有顧叔明畫梅谷圖乃掛幅也高士張豫源爲之賦賦多蠹損先高祖貢元公追憶而書之而王弇州有明三吳楷法序中復有祝希哲梅谷記惜余不及見想一時諸名流遊于先貢元父子間者爭以梅谷爲佳題賦者賦記者記圖者圖咏者咏先貢元暨沂州兩公俱狎主騷壇同氣相求塤篪協應即先貢元卧病西齋而偉人鉅公以詩相訊者積至四十餘人其見重如此欲借一時翰藻使梅谷公勁骨孤芳與名士風流相爲輝暎諸公豈有靳哉第梅谷公殁于成化之辛卯而子畏先生生于成化之庚寅相去一年固不相知貢元公生于正統之庚申長子畏三十歲沂州公生于成

化之丁未少子畏十七歲兩世交遊子畏介於其間可互爲孔禰而家藏子畏詩札皆貽沂州公者此圖或沂州公所乞亦未可知然貢元公謝世沂州公僅十有七文章風雅妙擅家學而又能紹前人之志發兩世之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烏知夫念厥祖者正所爲修厥德乎爲後人者可以興感矣

金焦卷跋 戊午夏月

右先曾大父金焦圖題鳳棲梧一闋沈啓南先生遊金山詩七言律三首五言古一首金山望焦山一闋亦鳳棲梧也因綴合爲卷

先高祖畸艇翁高情逸響與啓南先生敦石交先曾祖之少也沈先生嘗贈以墨牡丹題詩其上呼爲姚秀才倜然父執自命也先曾祖爲諸生祭酒名甚尊晚年屈首一倅其所爲詩歌不少見不若先高祖著述之富從兄希亮貽余此

圖画筆玄澹古雅有出塵之韻質之賞鑒家謂屬名筆無疑詞語錚淙又似覩沈先生之作而嗣響者以先曾祖翰墨之擅場如此而當年絕不以翰墨名豈其所見者遠謂先高祖未竟之緒固別有在耶因急付裝池而以家藏沈先生諸作系其後使沈先生蚤見之悔不得董巨遺瀍盡付之通家後人也

彭隆池先生詩卷跋

評書者沾沾論好醜夫好醜豈在書哉如隆翁此卷腕力蒼秀而結搆處以樸雅爲宗然展卷一過正如坐孤松倚危石與厖眉鶴氅高年有道之士相酬答覺神骨俱清喧塵若洗果以其字耶抑先民風格掩映筆墨之外觀者穆然有遇而不知所以遇也吳中邇來一泒工形似習婉媚胸中垢翳千層同於累年不洗之研而欲使萬頃雲烟從墨花飛出則書之道愈亡矣

吳明山先生赤牘卷跋

余讀史辰伯氏所刻潛光錄而深有慕乎明山先生之爲人也不同俗亦不競名蕭然寄其心於文史圖藉間葢經生面目中時帶禪衲烟霞風格而屹秉素節若重關之不可犯古之人與古之人與所當表於鄉祀於社以式靡而鎮鄙者與余生也晚不及事先生而余有諸父行爲吳氏倩者髣髴能道其一二今讀此錄肅然增敬時方濕暑不覺整衣危坐更欲焚香下拜矣辰伯既爲乞墓文於鄉達尊又裒其手札與辰伯尊人相往復者共數十通彙爲一卷試披覽之宛如娓娓家人相對而自進修規勉之外無俚詞無媟語無泛及葢有道之言類如此辰伯雖悼其著術之不存此不足見一班哉昔人有謂王郎酷似袁公者辰伯之精神若是豈獨吳先生賴之以永即謂先生復起于今可也

黃平倩先生詩卷跋

蜀中前輩黃平倩先生大隱金門有超世之志人擬之蘇眉山黃涪州兩學士其詞翰妙天下吉光片羽人人爭購迺彷摹于形迹之內者故作折腰步齵齒笑其醜同于效顰如江陵蘇雲浦侍御輩是也余嘗與侯司成若木論書輒欲爲先生訟寃但恨見先生書尚少無以塞耳食之口此卷迺賀冏卿函伯所藏得之金沙故太史宇泰王公家王太史與先生同館一時並推閎雅又皆留意葱嶺之學而迺來燕吳爲詩筒郵驛者爲曇旭上人迺紫栢大師法孫其師曹林與諸公稱法門昆弟者也故捉筆時自覺翰墨灑澌神情陡露詩句新雋如濯柳又如洒松風披蘭雪書法在褚河南宋襄陽之間皆生平合作目中所未睹迺余所最珍重者以先生素心閒曠孤標芳潔疑其來從內院還歸樂邦爲

蓮花坐中人無疑其古今之業俱屬擅場某於
髫年讀之輙具一瓣香願拜下風至其鄉人王
給事以　坤寧事抗疏受杖先生始而激發忠
義繼而周旋險阻風期節槩正堪與眉山涪州
棹臂齊肩豈獨翰墨也獨世人於翰墨外罕知
先生者米光祿仲詔王起部李重皆以名士爲
先生高弟余嘗因議謚問佚事於兩君而兩君
茫然獨以夙因蚤慧一二無關係事見答余不

揣謬爲闡幽未知得請于當路否然皆長空雁
影豈欲留爲身後名卽數行陳蹟亦同於雪泥
之爪而見者不忍不護持鑒賞家以爲詞翰也
如余與函伯同心攸好者其在詞翰之外也耶

趙氏世恩樓册跋

生居季世不勝懷古之思見前輩名賢手蹟如
對其人非肅衣冠不敢啓非盥手焚香不敢展
閱凡先世所藏雖單行尺幅漫漶零落珍之如

重寶今觀趙氏世恩樓冊抑何琳琅輝映也夫沈啓南先生吳文定王文恪諸公豈輕爲人捉筆如其文翰逞來聲詩賡唱必其人有足重者趙氏三世膺冠帶之錫而一以高年兩以尚義是時觀察公未貴祖父從高貲起家而獎與若此豈特慕文雅能乞靈如椽其人亦可知已今趙氏家聲大顯烏知其醴源所自太學龍伯十襲藏之授其子實夫余謹識其後而復諗實夫曰此是君家大貝鼓鼓即清閟閣中法書名畫不足並重也

又

趙氏世恩樓冊甲集皆成弘以前諸先喆一披覿間古色照眼余既爲之跋矣此冊乃龍伯太學所自求申文定爲之倡繼之者金陵朱少宰以下十餘人龍伯有弟凡夫居空山中高隱君子也文定公嘗與訂世外交一日凡夫應中丞

辟有所讐訂僑寓城中道流山房宅無所携獨
携文定公贈詩一軸以自隨龍伯之表章先德
也其猶此志也夫其猶此志也夫

俞君宣尺牘卷跋

吳中自希哲子畏昌穀諸先生而後風流代掃
即有其骨無其才有其才無其韻有其韻無藻
采翰墨之兼長屈指吾黨每以望君宣而君宣
欠矣君宣死而吳山短氣花月無主不獨一人
一家之痛也至其含情篤摯婉而密綿纏而不
屬綺靡逞逞於赫蹏中見之昨歲余簡篋中得
君宣書十數帋皆自燕中及西安見詒者欲付
裝池而逡巡未就今其内兄張涵吾彙成此卷
展披一過如見屋梁落月不禁潸潸沾袖矣君
宣所爲詩文及小詞故多可傳而其家刻殊覺
鹵莽其郎君索序于余弗敢應删而訂之後死
之責也并識於此

笑道人傳跋 笑道人者太倉守陳君如松也

廉吏不可爲彊項不可爲孤根寡援獨行其意者不可爲此數者人所共知也然傴僂風塵睨顏色而進竿牘包匭日走于要人之門雖日致萬金一歲九遷其官而廉者强項者獨行者又掩口笑之兩者孰是也笑道人今所謂廉而强項獨行其意者也其所涖爲淛東粵東吳之東皆膏瘠地而道人歸橐淡如也乃其政事肅蠹

敝清豪强不得騁孱弱有所恃久之而四封之內穆如皞如雖琥琥而狺狺者不能以此笑道人也其笑之則曰爾廉爾强項爾行意何以惠文彈治僅中任得次遷亡何投劾自免矣嘻何言之可笑也夫古之畸人如龐萌梅福笑而去谷口子真笑而隱被裘公笑而耕雪中袁安笑而卧蒙袂輯屨者笑而餓楊王孫笑而死且朽而欲爲折腰之元亮恐其蹙而啼也更教之曰

善事上官不得罪於巨室則顫首不禁且惶駭走死矣謝去五斗使上官與巨室罔所挾持而以青白眼閱盡傀儡軒渠胡盧其孰能禁我是笑道人傳中所未備而余以此佐道人之一咲

王山陰恩綸冊跋

某既莊誦王山陰　制詞又讀倪太史跋語復灑灑　綸綍也更附以儷句何取續貂且媿其雄文有慙刻　嗚獨念山陰一身仰承于二父四母之間而皆藉其升聞獲此寵賁生者增輝于珂里坳者吐氣于蒿原既瀕矍圃之慙益彰蜾負之報斯非罔極之弘願不匱之愉衷乎自昔爲人後者諱言二本獨　昭代令甲許其移封銀漢演其流潢丹陵不忘故穴以茲廣孝兼可作忠膺斯典者至若諸王昆季玉樹珠英棣蕚倚難兄爲始葩槐棘借郎官而吐茁將來青鸞吐綬有同牙笏盈床白鳳生花欲共珠丘矗峙

更倩名筆以黼德音庶幾方慶累世之藏不徒
巨川一身之告耳

吳孟登詩歌跋

余與孟登結社爲萬曆甲寅歲猶憶九月十八
日集孟登依緣堂摛文既罷呼酒相勞至夜半
同社各散去余與殷三起褚穀貽顧巖叟王克
仲宋聖簡沈去疑六七人洗醆更酌忽一童子
入報月華矣仰眡天際五色重暈光彩妍爍大
可三四圍移時不散相與跌宕狂呼謂此異瑞
也必有應之者乃余與社中兄弟後先脫諸生
去而孟登竟以太學生浮湛棘屋至貧病而死
其死也囊無錢囷無糗所存者質庫印記子毋
家責逋之牘及生平所留文藁幷詩歌數百篇
耳覽其生辰敘述諸作傷貧嗟老故自英雄擊
壺本色而達生曠覽夷然不屑之意亦復淋漓
楮墨間讀者爲低迴悵惋又復猛然於勞生攫

攘場中得一聲喚醒也孟登死而其先人帶郭之田復爲豪右所噬致血胤煢煢有年登啼飢之苦其外舅冏卿徐公欲經紀其家而先梓其詩以傳謂孟登實文藻翩翩非同烏衣少年也夫烏衣少年問生產躭六博走狹斜至於貧病而死者多矣若孟登以文故貧以貧故死以死故益貧而其所爲詩若文則貧迺逾富死乃逾生矣若覽其遺稿而念其死者并念其存者斯後死之責也夫

鄭季眞画竹冊跋

寫竹之妙貴在蕭踈閒遠逌然泠然聽之而天籟鳴卽之而煩紆解乃足爲此君傳神然近世寫竹者濃則薈蔚深箐縱則離澌叢篠枯則悽凉敗籜又冊青家謂金粉易俗欲借此藏拙詞客文人以其詩翰之暇效顰與可子瞻率爾數筆遂欲與幽蘭怪石同稱三昧不知此君雅負

絶俗之韻若曠劫來沾一微塵俗氣決不相肖余不能辨画竹而能辨画竹之人朱白民得竹之脩遠歸文休得竹之疎宕季真晩出欲與兩君子鼎立者以其人生長於三萬六千頃之間從無市廛世膩入其胸中而孤清之骨古淡之心又頗類于竹夫造物者既借季真爲此君寫照矣季真之寫竹何難余亦爲季真題小影非竹也

嬾先上人画冊跋

貫休以畫作佛事如巨然輩直是畫耳然而水樹林鳥從指端化出非真非幻即假即中皆佛理也一日過中峰見壁間懸一幀霏微澹蕩空秀絶倫問爲誰作則座中懶先白足也望其眉宇的然文僧追章琢句又駸駸欲逼惠休矣世之善於規僧者不特詩画障道并山水亦障道然古之至人何不從喧熱場中領取那伽大

定而必求孤峰頂上盤結草菴但須從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處窮到是山是水即此是詩画家解脫門耳因其出沈子居画相賞不覺婆心陡發即以此奉訂

單臣素印藪冊跋

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鏁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此退之誦石鼓語也後之篆刻者誰得此意余所見漢代銅章大都逸宕飛動以八分體勢行之不盡作籀篆唐宋以降僅見於石刻及法書名畫而不見印章豈漢人范銅爲之故可傳後人或玉或石不能永久耶　明之擅鐫刻者莫踰吾外曾祖壽承先生次則許初子復然多牙章深刻細如鬚髮以精雅爲主後有何雪漁者自云得傳於文先生然俊逸有之若結構精嚴遠不迨也它如蘇爾宣梁千秋皆名噪一時而古今夏隔豈獨腕力

有限正如鍾王筆意從逸情傲骨中來有不可
强肖者沛上單臣素介門人閣古古謁余出其
所鐫篆以相眎頗善位置而丰姿亦自流逸葢
臣素生長徐沛涉世未久無塵俗滓其胸中鋒
石相摹猶有孤冷之氣不入於嫵嫵媚余嘗
謂閱古帖可以忘暑閱古印章亦然今痛暑中
爲臣素題此冊喜其冷致也若臣素携之而遊
于暄熱之場以印藪驕肘後絫絫恐藪日增而
技愈減矣

松瘿集卷之二終